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四十)

吳曾祺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舊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四十)

吳曾祺編



國學基本叢書

卷二十七

碑誌類

碑上

高祖泗水亭碑銘	班固	一
郭有道碑	蔡邕	一
陳太邱碑	蔡邕	一
胡公碑銘	蔡邕	一
楊公碑	蔡邕	一
漢太尉楊公碑	蔡邕	一
孝女曹娥碑	邯鄲淳	一
褚淵碑文	王儉	一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約	一
頭陀寺碑文	王昶	一四
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	徐陵	一六



國家圖書館



001671898

101012432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一七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銘 李邕 一八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李白 二〇

南海神廟碑 韓愈 二一

平淮西碑 韓愈 二二

柳州羅池廟碑銘 韓愈 二五

韓公廟碑銘 李華 二六

平淮西碑 段文昌 二七

嵩山啓母廟碑銘 崔融 三一

表忠觀碑 蘇軾 三四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三六

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党公碑 趙秉文 三七

王黃華墓碑 元好問 三八

曹南王世德碑 虞集 四二

元帥張獻武王廟碑 虞集 四六

平雲南碑 程鉅夫 五四

晉卞忠貞公廟碑	劉三吾	五六
岐陽武靖王勳德碑	蘇伯衡	五七
禹廟碑	李夢陽	六四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王世貞	六五
神岡山廟碑	施閏章	六七
宋雙忠祠碑文	姚鼐	六八
碑下		
黃陵廟碑	韓愈	六九
高愍女碑	李翱	七〇
文橋庵墓碑	王守仁	七一
節庵方公墓碑	王守仁	七一
首陽山夷齊廟碑	胡天游	七三
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惲敬	七三

卷二十八

碑誌類

碑記

五人墓碑記 張 溥 七五

重修夏津縣關帝廟碑記 朱仕琇 七六

畢君殉難碑記 曾國藩 七八

林君殉難碑記 曾國藩 七九

何君殉難碑記 曾國藩 八〇

神道碑一

周車騎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庾 信 八二

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 張 說 八四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韓 愈 八六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韓 愈 八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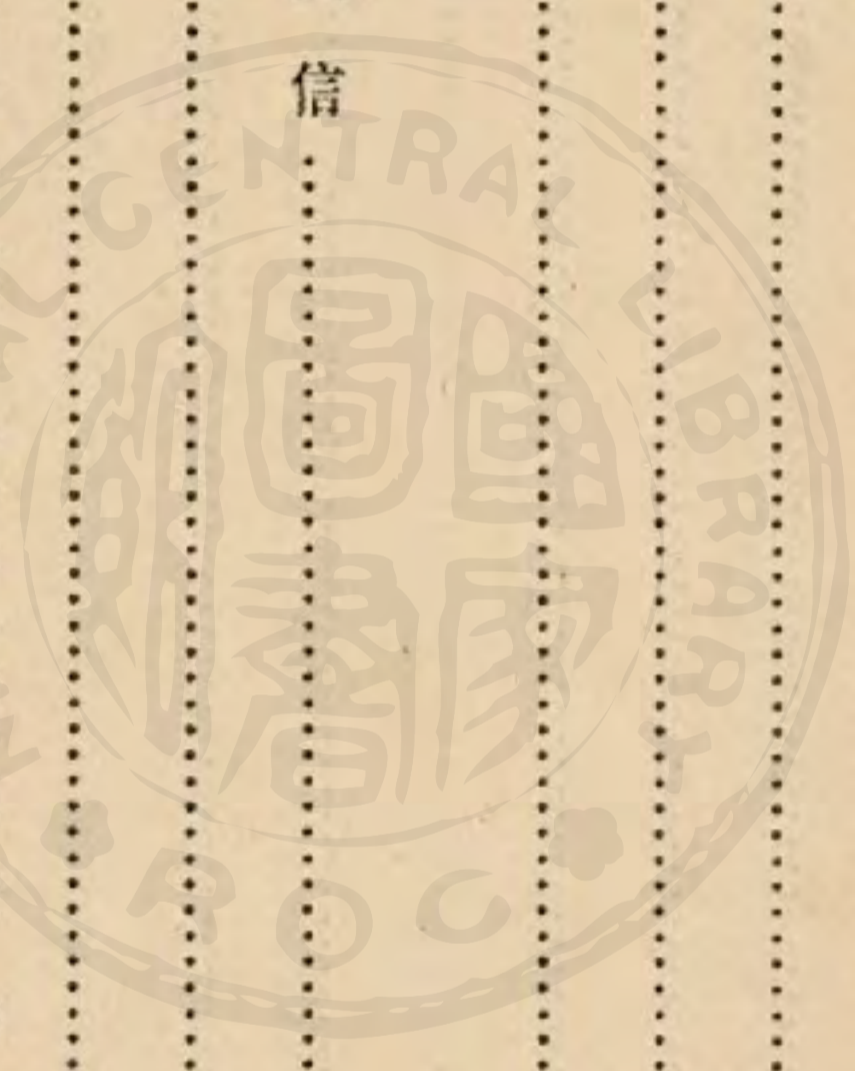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九一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九四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九八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安石 一〇一

司馬溫公神道碑 蘇 軾 一〇三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一〇六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姚燧	一一三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姚燧	一一九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一二二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元明善	一三二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虞集	一三四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虞集	一三七
皇明柱國平西侯追封黔寧王諡昭靖沐公神道碑	王景	一三九
少保戶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靖夏公神道碑銘	楊士奇	一四二

涵芬樓古今文鈔簡編

卷二十七

碑誌類

碑上

高祖泗水亭碑銘 班固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永彪流裔。襲唐末風。寸天尺土。無埃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蛇。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造勢。斗壁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剋擒三秦。靈威神佑。鴻溝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裂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敍將十八。贊述股肱。休勳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升。根生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亭。苗嗣是承。天之福祐。萬年是興。

郭有道碑 蔡邕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卽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游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纓綬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

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推先生之德。以圖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旣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紀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澹。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摠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邱。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摛其光耀。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陳太邱碑 蔡邕

先生諱實。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爲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不傲訐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四爲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黷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邱山。縣車告老。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東海陳公。每在袞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陳君。命世絕倫。大位未躋。慚于文仲。竊位之負。故時

人高其德。重於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子。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財周。槨喪事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諡。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之純。天不憖遺。一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於時靡憲。搢紳儒林。論德謀績。諡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文爲德表。範爲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德。爲士作程。資始旣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清聲。遣官屬掾史。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苟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爲遠近鮮能及之。重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也。乃作銘曰。峨峨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旣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於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胡公碑銘 蔡邕

公諱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其先自媯姓。建國南土。曰胡子。春秋書焉。列于諸侯。公其後也。考以德行純懿。官至交趾都尉。公寬裕仁愛。覆載博大。研道知幾。窮理盡性。凡聖哲之遺教。文武之未墜。罔有不綜。年二十七。察孝廉。除郎中。尙書侍郎。左丞。尙書僕射。內正機衡。允釐其職。文敏暢乎庶事。密靜周乎樞機。帝用嘉之。遷濟陰太守。公乃布愷悌。宣柔嘉。通神化。導靈和。揚惠風。以養真。激清流。以盪邪。取忠肅於不言。消奸宄於爪牙。是以君子勤禮。小人知恥。鞠推息於官曹。刑戮廢於朝市。餘貨委於路衢。餘種棲於畎

畝。遷汝南太守。增修前業。考績既明。入作司農。實掌金穀之淵藪。和鈞關石。王府以充。遂作司徒。昭敷五教。進作太尉。宣暢渾元。人倫輯睦。日月重光。遭國不造。帝祚無主。援立孝桓。以紹宗緒。用首謀定策。封安樂鄉侯。戶邑之數。加于羣公。入錄機事。聽納總已。致位就第。復拜司空。敷土導川。俾順其性。功遂身退。告疾固辭。乃爲特進。爰以休息。又拜太常。典司三禮。敬恭禋祀。神明嘉歆。永世豐年。聿懷多福。復拜太尉。尋申前業。又以特進。逍遙致位。又拜太常。遘疾不夷。遜位歸爵。遷於舊都。徵拜太中大夫。延和末年。聖主革正。幸臣誅弊。引公爲尙書令。以二千石居官。委以闡外之事。釐改度量。以新國家。宏綱旣整。袞闕以補。乃拜太僕。車正馬閑。六駟習馴。遷太常司徒。成宗晏駕。推建聖嗣。復封故邑。與參機密。寢疾告退。復拜太傅。錄尙書事。于時春秋高矣。繼親在堂。朝夕定省。不違子道。旁無几杖。言不稱老。居喪致哀。率禮不越。其接下答賓。雖幼賤降等。禮從謙厚。尊而彌恭。勞思萬機。身勤心苦。雖老萊子嬰兒其服。方叔克壯。其猷公旦。納於台屋。正考父俯而循禮。曷以尙茲。夫蒸蒸至孝。德本也。體和履忠。行極也。博聞周覽。上通也。勤勞王家。茂功也。用能十登三事。篤受介祉。亮皇業於六王。嘉丕績於九有。窮生人之光寵。享黃耆之遐紀。蹈明德以保身。與福祿乎終始。年八十有二。建寧五年春壬戌。薨于位。天子悼痛。贈策賜誄。諡曰文恭。如前傅之儀。而有加焉。禮也。故吏司徒許詡等。相與欽慕。崧高蒸民之作。取言時計功之則。論集行迹。銘諸琬琰。其詞曰。

伊漢元輔。時惟文恭。聰明叡哲。思心瘁容。畢力天機。帝休其庸。賦政于外。有邈其蹤。進作卿士。粵登上公。百揆時序。五典克從。萬邦黎獻。共惟時雍。勳烈旣建。爵土乃封。七被三事。再作特進。宏唯幼沖。作傅以訓。

赫赫猗公。邦家之鎮。澤被華夏。遺愛不淪。日與月與。齊光並運。存榮亡顯。沒而不泯。

楊公碑 蔡邕

公諱秉。字叔節。宏農華陰人。其先蓋周武王之穆。晉唐叔之後也。末葉以支子食邑於楊。因氏焉。周室旣微。裔胄無緒。暨漢興。烈祖楊喜。佐命征伐。封赤泉侯。嗣子業。絨冕相繼。公之不考。以忠蹇亮。弼輔孝安。登司徒。太尉。公承夙緒。世篤儒教。以歐陽尙書京氏。易誨授。四方學者自遠而至。蓋踰三千。初辟司空。舉高第。拜侍御史。遷豫州。兗州刺史。任城相。徵入勸講。拜太中大夫。左中郎將。尙書。出補右扶風。留拜光祿大夫。遭權嬖貴盛。六年。守靜。外戚火燔。乃遷太僕。太卿。公事絀位。浹辰之間。俾位河南。憤疾豪強。見遘姦黨。用嬰疾廢。起家復拜太常。遂陟三司。沙汰虛冗。料簡貞實。抽援表達。與之同蘭芳。任鼎重。從駕南巡。爲朝碩德。然知權過於寵。私富侔國。大臣苛察。望變復還。條表以聞。啓導上怒。其時所免州牧郡守五十餘人。饜戾是黜。英才是列。善否有章。京夏清肅。在位七載。年七十有四。延熹八年五月丙戌薨。朝廷惜焉。寵賜有加。公自奉嚴敕。動遵禮度。量材授任。當官而行。不爲義絀。疾是苛政。益固其守。廚無宿肉。器不鏤雕。夙喪嬪儷。妾不嬖御。可謂立身無過之地。正直清儉。該備者矣。昔仲尼嘗垂三戒。而公免焉。故能匡朝盡直。獻可去奸。忠侔前後。聲塞宇宙。非黃中純白。窮達一致。其惡能立功立事。敷聞於下。昭升於上。若茲巍巍者乎。於是門人學徒。相與刊石樹碑。表勒鴻勳。讚懿德。傳億年。於戲公。唯嶽靈。天挺德。翼赤精。氣綑縕。仁哲生。應台任。作邦楨。帝欽亮。訪典刑。道不惑。迄有成。光遐邇。穆其清。

漢太尉楊公碑 蔡邕

公諱賜。字伯猷。宏農華陰人。姬姓之國有楊侯者。公其後也。其在漢室。赤泉侯佐高。丞相翼宣。咸以盛德光於前朝。祖司徒。考太尉。繼蹟宰司。咸有助烈。公承家崇軌。受天醇素。欽承奉構。閑于伐柯。烈風維變。不易其趣。文藝典籍。尋道入奧。操清行朗。潛晦幽閒。不答州郡之命。辟大將軍府。不得已而應之。遷陳倉令。公乃因是行。退居廬。公車特徵。以病辭。司空舉高第。拜侍中。越騎校尉。帝篤先業。將問故訓。公以羣公之舉。進授尚書於禁中。遷少府。光祿勳。敬揆百事。莫不時序。庶尹知恤。閭闔推清。列作司空。地平天成。陰陽不忒。公遂身避。託疾告退。又以光祿大夫受命。司徒敬敷五品。宣治人倫。變和化理。股肱耳目之任。靡不克明。及至太尉。四時順動。三光耀潤。羣生豐遂。太和交薄。三作六卿。五蹈三階。受爵開國。應位特進。非盛德休功。假於天人。孰能該備寵榮。兼包令錫。如公之至者乎。公體資明哲。長於知見。凡所辟選。升諸帝朝者。莫非瑰才逸秀。并參諸佐。維我下流。二三小臣。穢損清風。愧於前人。乃糾合同寮。各述所審。紀公勳績。刊石立銘。以慰永懷。銘曰。

天降純嘏。篤生柔嘉。俾允祖考。光輔國家。三業在服。帝載用和。粵暨我公。尤執忠貞。在棟伊隆。於鼎斯寧。德被宇宙。華夏以清。受茲介福。履祚孔成。爲邑河渭。袞冕紱珽。以佐天子。祇事三靈。丕顯伊德。萬邦作程。爰銘爰贊。式昭懿聲。

孝女曹娥碑 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禮。末胄荒沈。爰來適居。盱能撫節案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不得其屍。時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

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于元嘉元年。青龍在辛卯。莫之有表。度尙設祭誄之。辭曰。伊惟孝女。惝惝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家室。在洽之陽。待禮未施。嗟喪慈父。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乍沈乍浮。或泊州嶼。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還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流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城隅。或有尅面引鏡。務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於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鏤而雕。越梁過宋。比之有殊。哀此真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亂曰。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丘墓起墳。光于后土。顯照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雕零早分。葩豔窈窕。永世配神。若堯二女。爲湘夫人。時效彷彿。以昭後昆。

褚淵碑文 王儉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旣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弈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寓。孝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韻字弘深。喜慍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人言必由於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袁

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味。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選尙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參太宰軍事。入爲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藉甚。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幾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爲司徒右長史。轉尙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泰始之初。入爲侍中。曾不移。邇遷吏部尙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尙阻。元戎啓行。衣冠未緝。內贊謀謨。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祇之秩。封雩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邱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久之重爲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襟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豫。儲后幼沖。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爲吏部尙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尙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直。弘二八之高謨。宣由庚而垂詠。太宗卽世。遺命以公爲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爲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至。朝議以有爲爲之。魯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明準。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己弘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

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殄。而餘黨實繁。宮廟憂逼。公乃搃熊羆之士。率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祥禮。義信戰之器也。以靜難之功。進爵爲侯。兼授尙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而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嗣王荒怠於天位。彊臣憑陵於荆楚。廢昏繼統之功。戡亂寧民之德。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雖無受賑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睦。旣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弼諧允正。徽猷弘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晉自非坦懷至公。永鑒崇替。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固辭邦教。今之尙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袞司。而任隆於百辟。暫遂沖旨。改授朝端。邇無異言。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躅。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曖有餘暉。遙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太祖升遐。綢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尙書事。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內平外戍。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物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尙。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尙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

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恇動於下。豈唯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爲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己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祗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鐘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刊玄石以表德。其辭曰。

辰精感運。昴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鑒璿曜。踵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內謨帷幄。外曜台階。遠無不肅。邇無不懷。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諒實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旣川流。文亦霧散。嵩構云頽。梁陰載缺。德猷靡嗣。儀形長遞。惓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約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六幽允洽。一德無爽。萬物仰之。

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蘭桂有芬。清暉自遠。帝出于震。日衣青光。方軌茅社。俾侯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隆三善。仰敷四德。博望之苑。載暉龍樓之門。以峻獻替帷辰。實掌喉唇。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前暉後光。非止恆受。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出納惟允。劍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戡。納言是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蘇奧壤。任切關河。都會殷員。提封百萬。全趙之衮服。叢臺方此爲劣。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萌庶。不能尙也。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鄧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閩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運。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譽表六條。功最萬里。還居近侍。兼饗戎秩。候府寄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升降二宮。令績斯俟。禁旅尊嚴。主器彌固。禹穴神臯。地埒分陝。江左已來。常遞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淵藪胥萃。藿蒲攸在。貨殖之民。千金比屋。郛鄆之內。雲屋萬家。刑政繁舛。舊難詳

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誠恕既孚。鉤距靡用。不待赭汗之權。而姦渠必翦。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感達民祇。非待期月。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莫不懽若親戚。芬若椒蘭。靡旃每反。行悲道泣。攀車臥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北指崑潼。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蠻陬夷徼。重山萬里。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椎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傲法侮吏之人。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疆場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公莫可。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威令首塗。仁風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牛酒日至。壺漿塞陌。失義犬羊。其來久矣。徵賦嚴切。唯利是求。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公扇以廉風。孚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雖雉必懷。豚魚不爽。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椎髻鬢首。日拜門闕。卉服滿塗。夷歌成韻。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強民獷俗。反志遷情。風塵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蓄。蝮蝗弗起。豺虎遠迹。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謀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而遘疾彌留。歟焉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機。參請門衢。並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寮如實。男女老幼。大臨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郛邑。並求入奉靈輓。藩司抑而不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爲言。遠有慚德。神駕東還。號送踰境。奉觴

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公臨危審正。載惟話言。楚囊之情。惟幾而彌固。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允副朝端。兼掌屯衛。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遘沈痾。縣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勉膳禁哭。中使相望。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若此。移年癯瘠。改貌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改贈司徒。因諡爲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顰悅之麗。篆籀之則。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弈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關洞開。宴語談笑。情瀾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曾不憊留。梁摧奄及。豈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弊之穹壤。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仁去國。五曜入房。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本枝派別。因菜命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自茲以降。懷青挹紫。崇基巖巖。長瀾瀾瀾。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載鼎載革。有除有布。高皇赫矣。仰膺乾願。景皇蒸哉。實啓洪祚。喬嶽峻峙。命世興賢。膺期誕德。絕後光前。幾以成務。覺在民先。位非大寶。爵乃上天。爰始濯纓。清猷濬發。升降文陛。逶迤魏闕。惠露沾吳。仁風扇越。涉夏踰漢。政成期月。用簡必從。日新爲盛。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天。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民胥攸詠。羣夷蠢蠢。巖別嶂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挈妻荷子。負戴成羣。迴首請吏。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彼蒼如何。興山止簣。

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仰。邦國殄瘁。齊殞晏平。行哭致禮。趙殂昌國。列邦揮涕。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階毀留攢。川汎歸軸。競羞野奠。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無絕終古。惟蘭與菊。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東首塋園。卽官長夜。逝川無待。黃金難化。鍾石徒刊。芳猷永謝。

頭陀寺碑文 王 少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况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彞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是故三才旣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爰繫所筌。窮於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况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行之軌。拯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玄關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悅惟惚。不曠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比。微言於目論。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頽綱。俱維絕紐。陰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旣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周魯二

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然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西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臯。千里超忽。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絜珪璧。擁錫來遊。以爲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忘。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鷲。班荆蔭松者久之。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覬。爲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興宗。復爲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爲稱。首後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纂脩堂宇。未就而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聞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可爲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炎區九譯。沙場一候。粵在於建武焉。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智刃所遊。日新月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立。慨深覆篲。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間天下之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於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互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夕露爲珠網。朝霞爲丹牖。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崖谷。共清風泉。相渙金資寶相。永藉閑安。息心了義。終焉遊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旣鏤文於鐘鼎。言時稱代。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於衆妙。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涉器千古。含靈萬族。淳源上派。澆風下贖。愛流成海。情塵爲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乃睠中土。聿來迦衛。奄有大千。遂荒三界。殷鑒四門。幽求六歲。亦旣成德。妙盡無爲。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蒼山廣運。給園多士。金粟來儀。文殊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法本不然。今則無滅。象正雖闌。希夷未缺。於昭有齊。式揚洪烈。釋網更維。玄津重榭。惟此名區。禪慧攸託。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溝池湘漢。堆阜衡霍。撫撫亭臯。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眷言靈宇。載懷興葺。丹刻翬飛。輪奐離立。象設旣闕。睟容已安。桂深冬煥。松疎夏寒。神足遊息。靈心往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晉陵太守王勵德政碑 徐陵

若夫睢陵世傳。已祥載德之華。徐州先賢。亦著清風之美。偉哉文獻。光啟中興。郭莖表其深源。河籌慚其遠慶。豈惟桓氏之鳴玉。張家之珥貂。袁姓之朱衣。揚宗之華轂。又有飲飛遮列。班弓夾門。濯龍俯望。緹騎盈道。弈世如此。何其盛哉。君以藍田美玉。大海明珠。灼灼美其聲芳。英英照其符彩。丰神雅淡。識量寬和。旣有崔琰之鬚眉。非無鄭玄之腰帶。爛爛如高巖下電。騷騷若長松裏風。勢利無擾於胸襟。行藏不概於懷抱。家門雍睦。孝友爲風。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脫貂救厄。情靡矜吝。釋馬窮途。唯濟危殆。至於網羅圖籍。脂粉藝文。學侶挹其精微。詞宗稱其妙絕。出爲仁武將軍。晉陵太守。五雞二彘。勤恤有方。問羊知馬。鈞距兼設。濟北移樹。累政之所未治。汝南爭水。連年之所無斷。一朝明決。曾不留滯。四民商販。咸用殷阜。銘曰。康哉寶運。美矣良臣。渭自澧水。源於洛濱。公侯世及。宰輔相因。曰我民秀。山川降神。風情穆穆。孝友恂恂。

學則經笥。文爲世珍。高風遠矣。曠代難倫。鼎鉉虛職。台階未臻。安知霜霰。遽天松椿。碣石斯表。民情旣陳。徒然下拜。何報陽春。

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公遺愛碑頌

張說

維唐御天下九十有八載。蒼生賁乎海隅。玄澤漫乎荒外。天子念窮鄉之僻陋。徼道之脩阻。吏或不率。不馴。人或不康。不若。乃命舊相廣平公宋璟。鎮茲裔壤。式是南州。篤五管之政教。總三軍之旗鼓。幅員萬里。馴致九譯。詔書下日。廉然順風。曷由臻斯。威名之先路也。公曩時執白簡。登瑣闥。推誠審諤。不私形骸。忤英主之龍鱗。踰奸臣之虎尾。挫二張之銳。則聲怛寰域。折三思之角。則氣蓋風雲。由是極有四星。維帝之輔。地有五嶽。維天之柱。其入宰也。君之股肱。其出守也。人之父母。至於此邦之長人也。飲食有節。衣服有常。清心而庶務簡。正色而羣下一。瑟兮憫兮。赫兮咍兮。固以不怒有威。不言而信。雖有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麵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言語不通。而心喻矣。其率人版築。教人陶瓦。室皆敷墍。晝遊則華風可觀。家撤茅茨。夜作而災火不發。棟宇之利也。自今始祖國之舶車。海琛雲萃。物無二價。路有遺金。殊裔胥易。其迴途遠人。咸內我邊郡。交易之坦也。有如此。故能言之士。舉爲美談。蓋微子去殷。以後王者。襄公伐楚。將得諸侯。尙書東漢之雅望。黃門北齊之令德。宋氏世名。公其濟美。詩所謂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廣平有焉。若夫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往來相召。而哀樂繼之。鴻飛遵渚。於汝信處。龍章袞衣。以我公歸。鬱陶乎人思。嗟歎之不足。廣府司馬譚瓌。番禺耆老某乙等。相與刻石。傳徽斯文。予春秋之徒也。豈將苟其辭哉。雅敬宋公王臣之重。次嘉譚子贊德之義。遙感耆舊去思之勤。越裳變風。知周公之才之美。吉甫

作頌。見申伯于藩于宣。觀政將來。惡可廢也。頌曰。

降王宰兮遠國靈。歌北戶兮舞南溟。酌七德兮考六經。政畫一兮言不再。草木育兮魚鼈寧。變蓬屋兮改籬牆。魚鱗瓦兮鳥翼堂。洞日華兮皎夜光。火莫炖兮風莫颺。事有近兮惠無疆。崑崙寶兮西海財。幾萬里兮歲一來。舟如島兮貨爲臺。市無欺兮路無盜。旅忘家兮扃夜開。越井岡兮石門道。金鼓愁兮旌旆好。來何暮兮去何早。曝牛牲兮菌雞卜。神降福兮公壽考。

兗州曲阜縣宣聖廟碑銘 李 邕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摧大抵。宣考神用。逮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一也。昔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皇帝興旨。首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做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爲魚。蠶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振拔隱憂。導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銘。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粲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者乎。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啟其教。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

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澤。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濟。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國。德教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而可稱。蓋取興而爲大者也。我國家儒教。浹宇文思。啟天伸吏。曹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悅施於萬國。光覆彌於胤宗。三十五代孫嗣。褒聖侯璿。芝字藏暉。洎族賢元亨等。或專門碩儒。罔墜于緒。或餘波明哲。載揚厥聲。乃相與合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曰勿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井。舊居川岳。歟。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拜。陳齋祭。奠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刊豐碑以爲表。兗州牧京兆韋君元珪。字□□。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俗。休有政教。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特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司馬天水狄光超。字子亮。相門開祥。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倉曹大原王道淳。弘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履玄。兵曹□□王光超。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甫佺。東海徐光彥。工曹滎陽鄭璋。參軍扶風竇光訓。及曲阜縣令鴈門衛思昭。主簿吳興施文蔚。清河晏弘楷等。宦緒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覩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乃共經始。其銘曰。

元天陰隲。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吞沙薦虐。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刊詩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啓明先覺。

六順勃興。四教皆作。茂功濟古。至道維來。首出列聖。席卷羣才。大名震耀。廣學天開。烝嘗而宇。頌聲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用廣休風。

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 李 白

皇唐葉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頹。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蒸椒漿。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琬琰不刻。豈前脩博達者爲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絜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擊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平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尙斬。於奢。血流於朝。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句吳。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臆。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讎。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概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彼或易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雖員爲忠孝之士。亦焉能咆哮烜赫。施於後世也。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滎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財。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嘉賓。縣尉廣平宋陟。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頹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於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汜。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南海神廟碑韓愈

海於天地間。爲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爲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爲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尙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爲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旣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感。旣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尙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殫盡。不爲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戒視冊。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致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

弛。權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陽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卽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恍惚。畢出。蜿蜿蜒蜒。來享飲食。闔廟旋觴。祥飈送颿。旗纛旄麾。飛揚掩藹。饒鼓嘲轟。高管噉譟。武夫奮權。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修。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耆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四面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所。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卽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旣足旣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平淮西碑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旣除旣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元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不薶。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旣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宏。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宏。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宏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

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册功宏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
 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
 其副總爲工部尙書領蔡任旣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元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
 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
 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
 提兵叫讜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宏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左殮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柳州羅池廟碑銘 韓愈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命。凡有所爲。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歡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讓。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羊雞鴨。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教。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爲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備除本息。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道巷。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旣皆悅喜。嘗與郡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君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之。曰。館我於羅池。其日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卽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詞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舩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

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杭稔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韓公廟碑銘 李華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公盡力大朝。位尊將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沈沈如生。嗚呼。生以功爲臣。歿以靈爲神。神乎宜奉。公總戎疆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緜亙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輔。介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爲進退。先是突厥犯塞。乘勝入朔方。游騎至安定。守軍不到。經略失守。虜乃驅監牧之騾牝。退存廬帳。進圍聚邑。鳴弓躍馬。規復漠南。邊人搖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爲請。搢紳獻議。則以和親爲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耄老。且重煩之。及卜帥於太宮之庭。惟公之吉。至尊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貫神明。慮幾造化。鎮以長策。潰其姦謀。一麾偏師。屠名王。復喪馬。奪氈拂雲。堆而城之。並河之阿。列築三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遁。老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鬪。無日無之。旣而據河山。翫其動靜。納行旅歸之。衽席憑墉而望。匹馬單兵。不匿形影。虜由是械手足。而刳腹心。朝廷無草竊之虞。天下滅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厮。尙有存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旗表。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上流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旣就。

刊木標櫓。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生上將之龜策也。奇鑒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其倫輩。猶或利害憑焉。況殊績功勳。終始天地。翼輔先聖。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效。雅有吉甫薄伐。至于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狄。以其病燕滅衛。魏絳和戎。狄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爲大功。其餘秦恬漢青之倫。纔邱垤耳。尙或詩頌。颺之簡策。貴之况忠武卓異。屢履今昔。而詠歌無之。非古也。竊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歎。奉銘神宮。其文曰。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武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鼓行風霆。崇岱壓卵。滄波灌螢。沈泉雷動。機發冥冥。功奮三城。人謠億齡。謀出先後。構危於寧。張天之威。恢廟之靈。北狄頓顙。山戎來庭。萬里寢柝。緣河罷扃。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徘徊涕零。吾誰與歸。式薦斯銘。

平淮西碑 段文昌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之。其有桀鰲暴邪。干紀作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文告不諭。則兵以靜之。在禁暴除害而已。自黃帝堯舜。不能無誅。至湯武受命。武功寔盛。其本之以仁義。行之以弔伐。惟帝與王。率由茲道。於戲。創業之君。勞而後定。守文之主。安而忘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伯。未有中葉之後。再安生靈。前古所無。歸于聖代。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兵。除暴隋之亂。戎功祖武。百代丕承。玄宗嘗亦內翦姦邪。外清夷狄。所以繼文之代。協帝之明。旣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由是體脾之衆。結固於兩河。斤斧不用。繇歷于五紀。肅宗代宗。親翦大憝。且務生育。德宗順宗。觀于天象。察于人事。以理運未至。沴氣猶凝。運啓昇平。以俟後聖。惟我后握樞出震。端扈向明。考上玄之心。思祖宗之意。

掃滌區宇。光啓帝圖。不以萬乘爲尊。四海爲富。尊大禹櫛風之志。有光武乙夜之勤。以爲景擒七國而漢氏安。成翦三監而周化洽。焉有患難未去。而德教可興。日者惠琳恃近狄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爲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弘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况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覲。向談虞虢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刳心斷臂。繼踵爲忠。旣而麟見於巴賓之間。河清於鄜衛之際。固同本之貺。昭聖祚之符。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密邇轅轅。有上帝濯龍之池。同冀方多馬之國。戈鋌雪照。駟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殃聚於逆嗣。氛祲淮潰。我后方弔人省冤。墾災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往申寵賻。以柔服之義。示含弘之仁。元濟刳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墨經。授以兵符。天子淵默以思。霆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衆謀。漢宣從屯田之議。晉武決平吳之計。至聖不惑。羣疑自消。於是會臯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往者平朔邊。靜庸蜀。雙矛電激。孤劍飈馳。亦由馮異之總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機槍。總魏博河陽郟陽凡三軍。自臨穎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胤當從史。內詘邪謀。外阻兵勢。精誠奮發。獨應王師。故得虜魏豹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革梟音。益以汝海之地。總朔方義成陝虢劍南西川鳳翔延州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弘。請以子公武。頗精卒一萬三千。時集洄曲。欒書作帥。鍼爲戎右。充國討虜。印統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通。夙精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總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阨固始之險。以鄂岳都團

練使李道古。以先曹王皋有任城之武。昔征兗渠。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鄧隨帥李愬。溫敏能斷。靜深有謀。昔趙孟慕成季之勳。復能霸晉。亞夫紹絳侯之武。亦克擒吳。想其英徽。必有以嗣。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布挾纊之恩。奉如絲之命。以諭羣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武軍帥韓弘。爲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遜之鉞。拜韓信之壇。指蹤畫奇。正之機。發號申嚴。凝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節制之師。而寒暑再罹。賊巢未下。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堰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鄆城以扼其吭。以軒后攻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久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臣。分鄧禹之麾。旆盛寶憲之幕府。四牡業業。于藩于宣。先是光顏重胤。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列。長蛇之勢。首尾相從。發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烏雀。獵殘寇似狐狸。干矛杖行。次於洄曲。丞相之來也。羣帥之志氣逾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霆。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洄曲之師。唐隋帥李愬。新總傷痍之軍。稍厲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養貔虎之威。未嘗矍視。屈鷲鳥之勢。不使露形。是以收文成柵而降吳秀琳。下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敢多略。衆以留之。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秉信不撓。爰命釋縛。授之親兵。祐感慨之心。出於萬死。縱橫之計。果效六奇。粵十月。旣望陰凝。雪飛天地。盡閉。愬乃遣其將史旻。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祐領突騎三千。以爲鄉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李誠。義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三千。以殿其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鋪

敦淮瀆。仍執醜虜。雖魏軍得田疇爲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先登。長驅繇竹。用奇制勝。與古爲儔。四紀
逋誅。一朝蕩定。攄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乂安。周漢以還。莫斯爲盛。帝命策勳。進弘爲侍中。光顏重胤。並
爲司空。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制鄜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
王師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胔。除瑕宥罪。躋羣生於壽域。還比戶於可封。東西南北。無思
不服。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乃眷淮瀆。蒸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
使刑部侍郎馬總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臺追美。將帥俾刻金石。以揚休勳。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推
義士之志。敢貪天功。徵賢臣之言。實在君德。於是搢紳之士。暨侯服之臣。上獻鴻名。式昭徽策。然後光輝
千古。聲明百蠻。詔命掌文之臣。文昌勒銘。淮浦庶乎閱周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觀劍銘者。戒蜀川之恃險。
銘曰。
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爲令。霜霰爲刑。君有武節。四海以寧。陳之原野。阻以甲兵。在昔聖王。格寧邦國。
武以禁暴。刑以助德。牧除害馬。農去蝨蠶。苟非戎功。孰靜羣慝。明明我后。神算精微。九重獨運。千里不違。
宵衣旰食。再安中寓。始翦朔漠。旋梟蜀虜。丹徒縱漚。白門縛布。服茲四罪。豈勞一旅。淮夷怙亂。四十餘年。
長蛇未翦。寰宇騷然。逮于孽童。逆志滔天。懷柔匪及。告諭罔悛。帝念生人。乃申薄伐。飛將鷹揚。前鋒電發。
齋壇命信。靈旗指越。我武惟揚。妖氣未滅。集于洄曲。決戰摧兇。豹略臨晉。維留沓中。桓桓攘帥。應變無窮。
浮罌暗渡。束馬潛攻。合以長圍。絕其飛走。布德滅妖。升城獲醜。商不改肆。農安其畝。洄曲殘兵。投戈束手。
帝嘉羣帥。賞不踰時。畫祉啓封。珪組陸離。泊于蠻貊。服我英威。刻之金石。作戒淮夷。

嵩山啓母廟碑銘 崔融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爲魚。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鼈。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徵往事於姑泉。弦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子。旣老氏之多惜。忽然爲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未窮死生之說。得於道而失於道。義有必然。出於幾而入於幾。理無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臣謹按啓母廟者。蓋夏后啓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啓之字曰開。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粵若玉斗璇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爲母則羣物以萌。月爲母則容光必照。坤爲母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歸藏。束生發蒙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字千金。敍其嘉應。士歌南國。徒聞候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啓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啓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蟬。仙婦之月。作蟾蜍。精衛銜木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媚。山崩蜀道。臺候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羣下莫尊於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美矣哉。不可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爲家。域中無外。天皇膺歷數。順謳歌。金匱玉板。服皇王之能事。衢

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元后。端拱北辰。負黼扆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赫赫。其道洽於成康。漢室巍巍。其化鍾於文景。東漸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苑囿。神龍八卦。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也。必在於移風易俗。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不夭。明王三懼。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但聽於鄰雞。人得其和。遂同於野鹿。表識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曷云尙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備道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緯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以制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夔鼓。載龍旗。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總秋令於金天。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人極也。絜祭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項氏之所以爲人教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踰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也。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於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梢。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沓。周穆王來遊太室。先徵夏啓之居。漢武帝有事嵩邱。卽訪

姒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睠。興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
壇邈迤。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溪澗。白霧
氛氳於巖嶺。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靈肅然。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察隱鱗
之餘基。審日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官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全模化造。紅葩奪日。飛累榭於山間。綺
綴衝風。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棟。神女臨窗。周施玳瑁之椽。徧覆琉璃之瓦。赤玉爲階。登黃金作門。闕山
如白岸。樹似青溪。羞蒹藻於前庭。藉生芻於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隔囂塵之境。夢
臺雲雨。宋玉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倦。壽宮檐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
褥兮翡翠幃。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曖曖昧
昧。陰閉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駭雲蔚。鼎俎則麟胎鳳卵。烝蕙燃奠。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
是時也。合五嶽。訊九魘。選太陰。命玄闕。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簾。右白虎兮絙瑟。金真拂座。玉
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風雨。雰雰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駟車合而羅綺陳。智
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填河津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緜眇。玄女以明月爲珠。素女
以積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人。畢集於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旣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
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壇壇或在。徒聞介福之名。棟宇不修。
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
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

作銘曰。

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蕩雷風。笙歌近接。鐘鼓遙通。昔在媯帝。洪泉未塞。昏墊下人。汎濫中國。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分。螺書徧刻。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從碣石。更下台桑。予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荒。宛委旣登。輶轅佇鑿。家室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祕。生涯糾錯。其化則遷。其靈是託。宓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通感。精魂去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墳壇歲古。棟宇年摧。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受籙。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明明太宗。於茲爲盛。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負展而化。垂衣以君。三靈肸蠁。六氣氤氳。魚鼈咸若。雞犬相聞。重譯請命。殊鄰稟朔。化及中孚。風移大朴。天秩百禮。人和萬樂。汾水可遊。崑山何邈。隨巢舊說。夏啓遺居。盛德不泯。嘉聲在諸。周王轉蹕。漢帝迴輿。聿懷降鑒。其祀如初。虞衡掌木。班倕葺宇。虹互梅梁。龍盤桂柱。草積庭院。水周堂廡。石室置儔。軒宮爲輔。珠簾洞卷。玉座含清。金翠率瓌。羅縠輕明。儀形若動。侍衛疑生。依稀有物。恂恍無聲。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緜縹緲。躊躇躑躅。神女弄珠。靈妃啓玉。倏來忽往。星繁電燭。壯矣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立館。幼婦鐫辭。巍巍皇室。萬萬餘基。

表忠觀碑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一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而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裘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繼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

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糝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詩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犧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翰林學士承旨文獻堂公碑

趙秉文

先秦古文篆籀。淳古簡嚴。後世邈乎不可及已。漢之文章。溫淳深厚。如折枯繇以爲明堂之楹。駕騾驥以遵五達之衢。不憂傾覆。使人曉然知治道之歸。韓文公之文。汪洋大肆。如長江大河。渾浩運轉。不見涯涘。使人愕然不敢睨視。歐陽公之文。如春風和氣。鼓舞動盪。了無痕迹。使人讀之。豐豐不厭。凡此文章。正也。至于書亦然。秦相李監之篆。漢魏之八分。虞褚魯公之楷。見者莫不歛衽而敬。其下作者。如零珠片玉。非無可喜。要非書法之正也。本朝百餘年間。以文章見稱者。皇統間宇文公。大定間無可蔡公。明昌間則党

公於時趙黃山王黃華俱以詩翰名世。至論得古人之正脈者，猶以公爲稱首。公諱懷英，字世傑，泰安州奉符人。十一世祖宋太尉進公，少穎悟，日諷千餘言，及壯以文名天下，取東府魁。大定十年，中進士優等，調城陽軍事判官，遷汝陰令。十八年，充史館編修，應奉翰林文字，翰林修撰，翰林待制。明昌元年，遷直學士。六年，預修世宗實錄及遼史，改翰林學士。承安一年，出知兗州，泰定軍節度使，爲政寬簡不嚴，而人自服化。三年，入爲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大定二年九月，以壽終，享年七十有八。是夕有大星隕於家居之階上，衆視之，公已逝矣。官至中大夫，公性寬和容衆，犯而不校，不第時樂山水，不以世務嬰懷，簞瓢窶室，晏如也。夫人石氏，徂徠先生之後，亦能安貧守分，母始娠，夢唐道士吳筠來託宿，旣而公始生，及長，儀觀偉異，若仙然。其文章字畫，蓋天性，儒道釋諸子百家之說，乃至圖緯篆籀之學，無不淹貫。文似歐陽公，不爲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嘗謂唐人韓蔡不通字學，八分自篆籀中來，故公書上軋鍾蔡，其餘不足論也。小楷如虞褚，亦當爲中朝第一。書法以魯公爲正，柳誠懸以下，不論也。古人名一藝，公獨兼之，可謂全矣。銘曰：

文章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非要之必奇，要之不得不然之爲奇也。譬如山水之狀，煙雲之姿，風鼓石激，然後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此先生之文與先生之詩也。至於篆籀之妙，後數百歲復有一陽冰，則不可知。後數百歲無復一陽冰，則書止於斯噫。

王黃華墓碑 元好問

泰和壬戌冬，內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無餘財，將無以爲葬也。詔有司贖錢八十萬以給喪事。

求生平詩文。藏之祕閣。未幾。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而其詩有天材超邁。無慙琬琰之句。蓋公門閥人品。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試也。故殷重嗟息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牒載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曹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東夷。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爲西部將。歿於王事。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其子爲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爲翰林學士。因遷家遼陽。繼遠孫中。作使咸飭。避大林延之難。遷漁陽。咸飭孫六宅。使恩州刺史。叔寧。遷白霽。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蓋州之熊岳縣。遂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建州保靜軍節度使。保靜之中子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爲中大夫。翰林直學士。文行兼備。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詔。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君子名其泉。所爲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堅。次卽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生未基。視書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涿郡王公翛然。風岸孤峻。少所許可。一見公。以國士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釋褐承事郎。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卽有能官之譽。郡民鄒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者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翰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鄒四。分別誣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公蚤有重名。天下士夫想聞風采。謂當一日九遷。乃今碌碌常選。限於賢愚同滯之域。簿書期會。隨俗俯仰。殊不自聊。秩甫滿。單車徑去。

卜居隆慮。周覽山川。以謂西山橫截千里。隱然如臥龍。起礎礧天平黃華。至魯般門。龍之首脊肋尾皆具。而黃華蔚然。涵濃秀之氣。山有慈明覺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鏡臺。直雞翅洪之懸流。幽林穹谷。萬景坳集。一水一石。皆崑閩間物。顧視塵世。殆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爲棲息之地。時往嘯詠。若將終身焉。晉人庾袞隱居義陽。僅見於傳記。黃華雖勝絕。而近代無所知名。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來居。以黃華山主自號。茲山因之。桀出太行之上。人境俱勝。於公見之。山居前後十年。得悉力經史。務爲無所不闕。旁及釋老家。尤所精詣。學益博。志節益高。而名益重。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俄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脩撰。坐爲言事者所累。出爲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繼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翰林脩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二十餘首。寵眷優異。蓋將大用。朞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實二年十月之十日也。官至承務郎。緋衣銀魚。夫人張氏。亦大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蚤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爲女冠。公歿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日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旣無子。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爲之後。以蔭補官。至行尙書省左右司郎中。工書善畫。能世其家。孫某曾孫某尙幼。公儀觀秀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顏間。殷勤慰藉。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晉卿。李公度。所引見者。如閑閑趙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爲文章鉅公。下者猶不失爲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爲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斲琴。飛來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爲工。方之少作。如

出兩手。有藜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王。魯直元章。號爲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韻。氣之勝者。失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爲柔媚。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黃山閑閑兩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畫鑒旣高。又嘗被旨與舅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祕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遊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石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爲號。不肯輕以予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馮內翰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爲實錄云。癸丑夏六月。某客燕中。萬慶爲言先公之歿。四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歸顧之望。衰年乃得灑掃墳墓。邱木已老。而旌紀寂寥。某死不得瞑目矣。今屬筆於子。幸有以惠顧之。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寐見之。雖不迨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得之。己嘗不自揆度。爲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閑閑趙公內相文獻楊公碑矣。有如我公。乃不得著金石傳永久。顧安所逃責乎。乃勉爲論次之。而係以銘。銘曰。

山立兮揚休。元精兮當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兮隆隆。明昌天開。文治昭融。婉孌龍姿。孰雲之從。望公脩門。劍珮從容。行人會盟。常伯秩宗。閒燕論思。袞職彌縫。顧曷任弗勝。而鉛槧是供。生材實難。間氣所鍾。有物妒之。隨以禍攻。白駒忽其過隙。乃欲歷九關而上通。詩至夔州。而僊文以潮陽而雄。假公歲年。寧阨以窮。研摩於韓杜之後。宜愈困而愈工。養吾棟而先伐。果奚貴乎楠松。謂公不遇耶。獨簡在乎淵衷。謂公爲遇耶。方積累之爲功。畀鉉基而奪之。而無庸計夫乖逢。馬鬣兮蒿蓬。摧熊嶽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

拖明月兮長終。澤畔行吟。俯水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忍訣。寫孤墳於迴風。謫傅長沙。蝨賊內訌。邈前席之不再。俄占書之告凶。貴大患若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銘詩。并以慰公。使不幸而爲屈賈。其何以釋玄壤之遺恫。

曹南王世德碑 虞集

中書右丞相臣某等言。陛下入正大統。道汴。共命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也。速迭兒。以其兵從至京師。以功拜河南等處行中書平章政事。於法官一品當贈三代官。封也。速迭兒曾大父撥徹。大父也。柳干。父阿刺罕。嘗爲大將。戰功多。又多死王事軍中。宜追封以第一等爵。制曰。可有司以詔書議贈所當得官。按地定封。於是故贈定威佐運功臣。榮祿大夫。司徒上柱國。曹國公。諡忠定。撥徹。加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諡如故。故蒙古漢軍都元帥。贈宣忠靖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曹國公也。柳干。加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仍諡桓毅。故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諡武定。阿剌罕。加贈竭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改諡忠宣。曾祖母塔拜。祖母滅列。母脫端。闊闊倫。皆先封曹國夫人。改封曹南王夫人。制下有勅國史臣集。其以曹南王世家行事歲月。著文于碑。臣受詔。謹按撥徹。蒙古扎刺兒台氏。太祖皇帝初起朔方。豪傑之士。雲起響應。而從之。爲之腹心爪牙者。必皆有深智遠識。有勇而善謀。是以東征西伐。無不如志。以成萬世之業者。天爲之生才。而聖神善用之故也。撥徹自其幼年。已在宿衛。爲火而赤。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又爲博而赤。

博而赤者。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也。蓋非篤慎強敏。見知而親信任使者。不得預是。以屬車所向。無不在行。數以徇戰掠地。著功受賞。太宗皇帝卽位。仍以其職從征行。隴北陝西之役。攻城壁。取郡縣。率先戰士。竟死之也。柳干繼爲火而赤。博而赤。膺其父之職也。以太宗之命。事岳里吉太子爲番衛之長。歲乙未。闕出忽都禿太子出師伐金。遂侵宋。有旨出從戰。戰有功。拜萬戶。方是時。察罕以太祖所拔重臣爲大將。位望崇甚。而也。柳干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爲察罕之副。總領諸翼。蒙古漢軍馬統領。屯戍大軍。南面之征。最爲重兵矣。於是取陝西。掠河東。踐河南。歲乙卯。禱光壽。大帥察罕歿。憲宗皇帝命也。柳干代之。拜諸翼軍馬都元帥。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歲戊午。帥師至揚州。數出戰。遂以戰死。阿剌罕以諸翼。蒙古軍馬都元帥。統其父之軍。從世祖皇帝南伐宋。憲宗崩。世祖北還。卽皇帝位。從至末黎。伯顏孛剌之地。阿里不哥阿藍鰲兒。渾都海興兵爲亂。不受詔。命討之。阿剌罕以其所都。蒙古軍擊之。北至西門禿之地。遂追之。至河西。功成而還。中統建元之歲。賞功。賜黃金五十兩。二年。濟南帥李壇以山東反。大發兵討之。阿剌罕總其衆。次老倉口。以進戰。明年。濟南破。壇誅。山東平。師還。又明年。賞功。賜黃金虎符一。銀印一。以舊官將其軍。至元初。大軍伐宋。五年。師圍襄樊。力戰數有功。十一年。取宋大軍渡江。阿剌罕以其師取鄂州。泝江陵。下至京口。所至郡縣降其軍。慰撫其民人。明年。拜昭毅大將軍。統其帥。發建康。道溧水。溧陽。指獨松關。抵杭州。上方道與宋將吳某等戰。斬之。斬首七千級。又與宋將祝亮戰。擒亮。并其裨校七十二人。斬首三千餘級。又與宋兵戰。斬首七千餘級。又斬逐其援兵。退走數十里。宋將奉使吳某都統。丁某總制。趙某來迎。戰敗之。斬首三千級。擒總制谷某。又擒宋將張公。及其裨校。斬首二千級。六月。卽軍中拜中奉大夫。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是年宋亡。明年丞相伯顏以宋主入覲。九月阿剌罕帥東渡渡浙。取越明台溫衢婺處及閩中諸郡。追宋宗室秀王某。道數戰。皆敗之。降其運使趙某五百餘人。至福州。與宋軍轉戰四十餘里。斬步帥觀察使李世達等於陣。殲其軍。獲秀王及其家屬將吏百八十餘人。降其部曲淮卒三千人。於是江南悉平。十二月有詔以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授金虎符。行江東宣慰使。郡縣新附。民心未安。威信所孚。莫不悅服。十四年入覲。上嘉其功。進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仍留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方是時海內悉已平定。舟車所至。莫不服從。而日本蕞爾海島之間。彌固自保。有司以致討爲言。天子從之。迺賜玉帶弓矢。命爲中書左丞相行省事。統蒙古諸翼軍馬四十餘萬。往征之。師次明州。且渡海矣。歿焉。旣歿而子也速迭兒幼。拜降也速迭兒之兄也。襲世職爲萬戶總其軍。後以功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進拜江浙行省右丞。福建行省右丞。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領其先世萬戶軍馬。旣歿也速迭兒以元貞元年世其職。受昭勇大將軍。左手蒙古軍萬戶。延祐三年覃恩特加昭毅大將軍。泰定三年進昭武大將軍。皆以萬戶總其軍如故。後二年今上皇帝南還京師。慨然懷撥亂之志。將有大正於天下。道過汴梁。今太保伯顏公方鎮汴省。八月庚子召也速迭兒帥其兵以行。乙巳兵大集。士卒感激赴義。車馬器械精備。勇氣百倍。丁未命爲本省參知政事。師行。庚戌進平章政事。仍兼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九月庚申同知樞密院事。仍兼都萬戶。壬申皇帝卽位大明殿。建元天歷。明日拜知樞密院事。授以樞密院印。仍領其萬戶事。甲戌禿滿達兒自遼東引兵寇通州。令也速迭兒帥諸翼軍馬出禦之。丙子王禪等之兵軍於北皇后店也。速迭兒移兵合擊敗之。己卯哈刺赤渾都帖木兒阿剌帖木兒之兵軍昌平縣東白浮。

村帥師合擊敗之。壬午，昔寶赤大都之兵軍於昌平縣東北。又帥師合擊敗之。凡來寇之兵悉已敗衄。總兵者或執或敗走。北面悉平。癸未，太師右丞相會諸將於龍虎臺下，奏凱於朝。有勅命也。速迭兒守居庸之北關壘石以爲固。十月己亥，拜榮祿大夫知樞密院事。依前兼管都府事。統領諸翼蒙古軍馬使。出師禦寇兵之西入者。師次廣平磁州之武安縣，敗獲總兵者也。先帖木兒等而西南諸郡以次告平。庚子，召還。十一月丁亥，樞密院奉勅散諸軍行院官。還京師。明年二月，以舊官復拜山東河北蒙古軍都萬戶府都萬戶。五月上之上都也。速迭兒仍帥其所統兵從。十月癸卯，皇帝若曰：也速迭兒屬囊鞬以備干城，恪恭職事，朕用嘉之。其以爲河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十一月丙寅，以所統兵置大都督府，命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秩從二品，刻銀印賜之。己巳，有封贈之命。嗚呼！上之所以待功臣將帥，寵錫榮耀，不亦盛乎。臣嘗聞之，自昔國家所貴有勳舊之臣者，以其君臣之契深，宗社之事諗，逆順向背之道，素定於見聞而愛敬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故其得備戎行，氣決志憤，以能成功也。世祖皇帝既定海內，以蒙古一軍留鎮河上，與民雜耕，橫亘中原，故將委忠君於國人，備非常於他日。其所以爲子孫計者深且遠矣。今上皇帝以天縱之資，歷造昧之久，奮名義以致討，夙逆應天人而歸履大位，固曆數之所在也。若曹南王家自開基以來，已入備禁衛，出死行陣者三世矣。今平章以其世守之舊兵，奉中興之大業，以致真王之封，食所居之邑，聲振大藩，受軍民之寄，福祿方未艾也。嗚呼！偉哉！敢再拜稽首而爲之銘。詩曰：昔在太祖，受命自天。聖子神孫，師武用宣。世祖赫赫，一是萬國。虎臣孔多，貴有世績。忠定之興，承國肇基。迺執干戈，迺奉鼎彝。不寧方來，先後奔奏。盡瘁殞身，以昌厥後。有竭桓毅，益信以崇。帝討王誅，無往不從。

金氣旣衰。宋亦就蹙。兼弱攻昧。我帥我督。截彼淮浦。其流湯湯。蹀血以終。厲我國殤。克繼父祖。忠宣之武。天錫之功。世皇是輔。肅肅南征。絕江擣城。左纛振旅。馳追不庭。世皇御天。於鑠如日。式闡不遺。聲教迺訖。于時出師。有專有分。江漢之間。忠宣所軍。蒙衝載兵。溯江薄海。列郡風靡。有順無悔。旋指江東。進師合攻。關柵兒嬉。孰當吾鋒。斬將連營。覆卒盈野。迺會元戎。于城之下。變變孱嫠。解璽入朝。掠其餘疆。曾不崇朝。旣定甌越。成功來告。命以相臣。持節東道。治以歲成。位以序升。入覲天子。龍光是承。天子曰嘻。蠢彼海裔。爾相予左。帥士以濟。臨涯揚舲。海若弭靈。天不愍遺。亟實將星。忠宣所統。國人之勇。留戍羅絡。齊魯梁宋。鼓旗閒閒。武帳在中。旣世其官。又世其功。今我聖皇。中興以正。錫鑾在塗。萬騎前乘。誰其將之。不二之臣。彼壘于郊。摧之爲塵。聖皇賞功。寶玉鷹馬。還長其鎮。爲國召虎。頌頌爾軍。何以表之。爾建大府。都督之旗。爾家于曹。有桑有土。昔公今王。三世之祐。豐碑列功。備書三王。咨爾多士。勸忠勿忘。

元帥張獻武王廟碑 虞集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略定郡縣。聲震河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兵攻河南。旣滅金。將移師取宋。乃總諸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耕。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祠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諡武康。又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諡武烈。又贈推忠效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諡忠武。皇慶元年。獻武王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太師。進封汝南王。改賜今

諡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諡。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病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閱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焉。有間使來告。集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勳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惟獻武之廟。我以忝與國事。不暇私顧其家。顧未有刻焉。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集曰。刻文敢以屬子。集辭不獲。則對曰。昔嘗忝爲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勳德。及進講內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不第而書之。謹按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略。上計行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爲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今名曰保定云。世祖皇帝中統初。置御用局。以王爲總管。三年。李璫叛濟南。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爲行軍總管。且行。請氈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卽安耶。不與。乃命之曰。璫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璫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己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必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璫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壕。加廣。璫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璫讐。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璫所以得爲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

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略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爲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租。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爲爲朝廷儲小倉。不若儲之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恆。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幸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爲之解。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爲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兵。瓊所教也。號勇悍難制。度諸帥無足統之者。乃以王爲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因移王軍萬山。令嚴恆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卽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敵之步陣。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不爲動。至再且卻。王曰。彼再進再卻。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外郛。九年。命攻樊城。流

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略郢而南。十二月，攻武磯堡，取之。大兵渡江，王爲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師軍蕪湖，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宣布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進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亡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爲計，非策也。將軍治闡外，急緩之宜難制，以渝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卽日馳驛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洲，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爲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朮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卻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紇人，鎧仗甚異，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頓殪。馬下立陣者同口驩呼，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軍陳於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支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圖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毫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爲請而遂還之。忠武王之事，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爲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

亦將兵而左。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臣。請以伯姪爲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旣歸朝。而十三年浙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于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脫鋒鏑。王撫之期月。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宋主旣降。而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昷。與弟廣王昺南奔。旣立。昷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臣漢人恐乖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旣南而城復爲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尙能以汝父宣力國家之心爲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勗之哉。面賜錦衣玉帶。又辭曰。遺燭未息。延命海渚。奉討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苟以劍甲爲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其職矣。上壯之。出上方寶劍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旣拜。賜曰。又諭之曰。劍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恆爲己貳。從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人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拔數寨。迴擣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

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至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儕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西。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甥韓。在王軍中。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恆自廣州至。舟小。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礮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南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懸崖山。潮至必亟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恆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為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之。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妄動者死。敵矢傅我舟如蝟。伏盾者不動。及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并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恆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之陽。紀功而還。十月入朝。賜宴內殿。慰勞良厚。然王以瘴癘疾作矣。上命尙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敕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至中庭。面闕再拜。返居室。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爲別。遺言。毋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爲之。出南征時賜劍與甲。以畀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而

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與縣河內里。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上謂太師月兒魯那演曰。此家父子相繼。自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於國者。是爲最。張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之百戰立功也。所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自是敷歷臺省三十餘年。爲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修髯如畫。機明氣銳。言辨捷出。勇略絕人。輕財下士。拔材於衆。己不以爲惠。尙氣節。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爲勢位所屈。雖臨之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辨愈明。初丞相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雖近貴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後。受賞恥居先。何爲不可。丞相爲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誤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焉。旣而多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者素。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叵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它。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爲之垂涕。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爲子師。嘗戒其子曰。居官律己。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素躬行者也。凡行軍。非對敵。未嘗敢妄殺吏卒。有病者。必爲親視醫藥。不幸死。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卽分頒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此。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功乎。甚

者爲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爲之用。及爲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爲之懇惻申論。仁聞旣著。薨之日。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予尙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略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得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則有信史與李王二公之碑在。可以參考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略。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子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旣沒。所在求爲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烝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爲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勳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廟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矣。故爲作詩以備樂歌焉。其辭曰。

維昔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旣庭。遂開中原。粵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我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仁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草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旨豐。王乃扣閣。請具爲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略。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颯疾神。丞相傳言。天子明聖。以順來歸。請爾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勿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於海涯。延喘須臾。自靖其私。王曰不可。不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劍。名甲副之。抉瘴排炎。廓爲清夷。膠舟于壑。存其餘幾。王言二進。永訖炎紀。橫槩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鱣。功名則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王封。

冕烏佩圭。盛服在躬。維茲亳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王孫子。於赫世皇。濯濯聖靈。萬神景風。翼之風霆。我思淮陽。陟降在側。孰是不顧。永懷來格。言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焄蒿浮游。孰惑而致。維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陌阡。我有溝洫。王浚王畫。王于作邑。其城頡頏。我藝黍稷。亦有稻秔。羊豕在牢。以庖則盈。笳簫鐃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作。昔我父祖。荷戈與父。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旣濡。秋降霜露。王來享茲。從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亳庶士。孰知其它。王有嗣子。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抉其要。邃深蔽虧。羣讒切膚。帝尙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假毫髮。臨軒待之。命過其驅。託之股肱。恩信渠渠。天難諶斯。難起倉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徐。亦惟世臣。謹度不渝。旣寧旣好。思極永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申其居。侃侃其容。孚于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奕。視此無斃。匪亳是私。國有恆秩。

平雲南碑 程鉅夫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罔有內外。雲南秦漢郡縣也。負險弗庭。憲廟踐阼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夏四月。出蕭關。駐六盤。八月。絕洮。踰吐蕃。分軍爲三道。禁殺掠焚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渡河。上率勁騎。繇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款附。再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傅其都城。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爲固。國主段興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至。乃登點蒼。臨視城中。城中宵潰。興智奔善闡。追及泰祥於姚州。俘斬以徇。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闡

未附。明年春，留大將兀良合解經略之。上振旅而還，未幾拔善闡，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特磨谿洞三十六，金齒、白衣、羅鬼、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爲郡縣。凡總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戶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於方夏，幼長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永瞻仰於事爲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臣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之德大矣，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而生生之意恆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溫，灑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輯，終釋其主，弗誅烏虜，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於此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民生，無所不用其極。中外欽承，無遠弗屆。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昭令德爲請。其知爲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夷，天下爲之騷動，蜀民咨怨，喻之諄諄，鑿池莅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轍馬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其視跋履山川，洒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點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所畏焉耳。今也鑄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燁燁，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與嘉賴之嗚呼，盛矣哉！臣事先皇帝，蚤受眷知，今復待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不敢以荒落辭。謹再

拜稽首而系之詩曰。

於皇維元。載地統天。大噫小噓。曰寒以暄。粵西南陬。水駛山嶽。風霆流形。氣交神州。跂息蠕蠕。勾萌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跼蹐。繄誰之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湔祓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爲要荒。點蒼蒼。禹迹堯牆。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耄倪。視此勿忘。

晉卞忠貞公廟碑 劉三吾

洪武二十年夏六月。皇帝御奉天門。詔臣三吾謂曰。晉忠臣成陽卞忠貞公。朕命工曹鼎新其祠於欽天山之陽。今已告成。當筆之勒石。以傳後世。臣三吾奉敕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詞。公諱壺。字望之。濟陰宛句人。妻裴。生二子。曰眈。曰盱。當晉室主幼國危。公爲尙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歷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爲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爲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癰。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慟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憾。時成帝之咸亨三年二月也。旣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衆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祀以太牢。二子眈盱。悉皆贈諡。自晉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於茂弘元規。曾無纖毫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送郟鑿。兩見廷奏。尤爲切直。語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峻小豎。抗旌犯順。其容少緩。天討之誅也邪。兩戰而敗。公之不幸也。負創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寧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忠。二子相繼以死。妻裴之哭其父。

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諡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不回者。忠貞一念是也。今代遭聖明。日月所照。忠貞如在。定鼎於茲。式禮諸廟。惟是公廟。與諸神廟。雜處市喧。有幾乎瀆。非嚴恭神明所。聖心有所待而未發也。今年春。得今所廟地。乃悉徙而更焉。爲制前殿後堂。三門兩廡。總若干楹。丹堊塗墁。煥然一新。是使公一門忠義。與諸神廟貌。懷乎其有生色。赫乎其相輝映。是神祠之萃於一方。由聖心之萃於一誠敬也。臣民於此。宜亦思惟有孚顒若者矣。公歷仕二朝。豐功偉績。具在史冊。今謹擬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壽不朽。載繫以詩。詩曰。惟皇上帝。賦公忠義。晉室之東。王綱解繫。逆儔造凶。公嬰其鋒。西陵旣敗。猶奮武功。義膽雖烈。衆寡莫敵。父喪子前。子死父側。巍巍忠貞。竹帛垂名。聳如嵩華。昭如日星。禦災捍患。廟食茲土。遭逢聖明。復徙今所。祠寓靚深。神明赫臨。穹碑屹立。亙古亙今。

岐陽武靖王勳德碑 蘇伯衡

故征北將軍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追封岐陽王諡武靖之薨。明年洪武十九年月日。詔王子羽林左衛指揮僉事景隆嗣爲曹國公。旣拜命。使謂伯衡曰。先王際逢昌運。受股肱心膂之託。感激國恩。報稱萬一。畢志竭力。死而後已。分也。皇上仁聖嘉念。不忘褒卹之典。備極哀榮。今又不以景隆無似。俾襲封。嗚呼。觀國家恩數之優渥。至今則先王獲上之有道可知矣。不有以表著之。是景隆忽君之賜。泯親之澤。無以昭示天下後世也。願有請於子。爲文而刻諸石。伯衡受其言而思之。皇上誕膺天命。統一萬方。羣材輻輳。共爲帝臣。傑出其間。而受上將之任者。固

非一姓。至其生建國爵而死啓王封者。僅四人焉。曰徐中山王。曰鄧寧河王。曰常開平王。而岐陽王其一人也。彼三王者。功業懋矣。視王之不戰而城降。不殺而人歸。則有間。且僞吳之滅。由王覆之。諸全元祚之終。由王蹙之。應昌遠若西蕃之地。無不涉歷而疆理焉。所謂有以服人於智力之外。而勳蓋世者哉。皇上眷遇加異。無間存歿。固自由此。非徒以肺腑故而崇獎之也。是誠不可以無述。伯衡末學。雖無能發揚。願嘗隸太史氏。矧嘗獲望餘光而辱容接。何敢終辭。乃爲考其客白範所爲狀。序次而顯詩之。王以甲午冬見上於滁陽。上喜甚。子字之。而擇師教之。王亦奮然自淬礪。上察可任大事。一日出其所業示近臣。曰。是亦可矣。當習之。馬上從濟江。歲丁酉。以舍人統帳前親軍。策應池州道。戰僞漢梟將余蠻子。走之。引兵攻下青陽石埭。太平旌德。戰元阿魯灰院。判萬年街。敗其軍。猫獠於潛昌化。進拔之。盡獲其婦女畜牧輜重。士卒志滿。殊無戰鬪之志。王曉以此。何足道。誠克立功富貴。不可言。况財物乎。士卒悟。乃焚所獲。轉戰淳安。襲破僞洪元帥寨。千餘人皆降。從克嚴州。時嚴新克。城壁不完。僞猫軍水陸猝至。王帥兵踰烏龍迎戰。大敗其陸軍。卽筏列俘馘。順流而下。水陸望見。驚愕引去。乃繕城隍。樹樓櫓。爲不可犯之計。引兵攻諸暨。克之。壬寅。被旨卽嚴開省。控制東南。猫將之戍金華。曰蔣英者。戕胡越公而作亂也。徵王星夜馳入城。金華幾淪盜區矣。諸暨守將謝再興之陰結僞吳以城叛也。上命直諸暨之西。作諸全州。再興導吳軍抄東陽。浦江。義烏。使我疲於奔救。以撓我版築。王提兵四面應之。寇計不得行。而新城完矣。僞吳司徒李伯昇之擣諸全也。兵號二十萬。壁壘互十餘里。報至之日。廟堂不覺失色。王不待詔。以所部馳嬰其鋒。軍龍潭。諸全主將以衆不敵。爲王危之間。使請避之。俟大軍至。共舉萬全。王笑曰。何以避爲。在昔衆爲寡所敗者。

何限。獨不聞昆陽淝水之戰乎。兵在精不在衆。何以避爲。乃下令曰。今日之事。惟致死力。則無不捷。捷則敵之資。若等囊橐中物也。敢有貪鹵獲而戰不力者。以軍法從事。兵交。將士皆奮。王策馬從數十騎出敵背。舞槩衝其中堅。遇者應手斃。陣動。麾衆乘勢縱擊。人馬交馳。戈甲憂札。遂大潰。城中亦出兵夾攻。同聲譟叫。振動天地。斬首數萬級。俘將七百人。卒萬餘人。其自相蹂躪。與陷溪水溺死幾盡。脫去惟伯昇及其親從數人。鎧仗委棄盈野。僞吳兵力自此焉衰。大軍未啓行而捷書至也。入見上。慰勞。王悉歸功羣帥。若無一毫已出者。上遣中山開平兩王。總諸衛兵攻蘇州。而平浙獨以屬王。遂進兵桐廬。新城富陽。隨下。獨餘杭以謝再興五子在。懼益固守。王曰。以李司徒二十萬之衆。不能抗我。爾以一縣而欲吾拒乎。急攻之。終日而拔。將校請屠之。王遂厲聲曰。二三豎子逆命耳。餘何辜焉。不屠。行未至杭。守臣潘允明使其員外郎方彝走軍門見王。王問彝何以來。對曰。天兵如雷如霆。當者無不齏粉。杭城生靈百萬。前茅且至。人人恐恐然。及明公所至。布宣德意。勞來安集。閭閻之民。骨肉完保。至於雞犬亦莫弗寧。又人人大悅曰。王者之師也。惟恐來晚。我守臣以爲民情如此。天意可見矣。夫誰與明公敵哉。不如頓首乞降。民有更生之望。軍無就死之憾。以故使彝來耳。曰。勝負未分而請降。毋乃太早計乎。對曰。兵至城下。雖欲降且無及矣。王燭其誠。留宿帳中。明日遣還報。允明卽日率百司降。王入軍容之盛。紀律之嚴。君子比之淮安王之下宋。且以謂淮安王之下宋也。猶待往返約降。今不約而降。殆過之矣。紹慶台溫皆款附。丙午冬十月十有一日也。不出期月。不血寸刃。平一大方面。而攻蘇者。丁未九月始破之。縛士誠送京師。明年洪武建元之春。閩將陳友定之衆騷動。命王帥師殄之。王往知閩溪等砦。大率未孚於新政。柵窮崖絕谷。以保族逃生。納

其降而建州劍州汀州悉定。竄匿而嬰孩遺棄道路者，踵相躡也。悉收養之。父母來識認還者，全活不可勝計。其秋大軍取燕都。元順帝出走。而燕都以北諸城堡猶城守。宜濟師。二年春，拜副將軍。以往由遵化度鹿兒嶺，敗江文清軍於錦州。次全寧，遇也速丞相軍，與戰連敗。追至灤河，斬宗王慶王。遂圍大興。料其必潰而遁，乃分八千兵伏要害。虜果宵突圍遁去，遇伏遮擊，得去者無幾。擒平章鼎住，斬轅門，進克上都。其秋開平王薨於軍中。其軍詔王併將之，遂併將往援慶陽。從涿州過真定，渡滹沱河，出井陘口，至太原。而中山王已拔慶陽矣。聞大同急，集將佐語之曰：「上委我與若等，迅掃馘俘殘黨，今慶陽已拔，而大同受圍，則移援慶陽之師以援大同，豈非上所以委我等之意乎？」一軍皆曰：「主將言是，乃由代郡踰雁，再宿而至饜頭嶺，擒平章劉帖木穆馬邑，縛黠將四大王白楊門，前軍距大同四十里營焉。王至曰：「此豈駐兵地乎？虜設來犯，難爲備矣。」麾之前五里，阻水列營。是夜虜來攻營，王高枕若罔聞。知以二營委敵，使自爲鬪。天且曙，王徐起，不介馬，分左右翼，鼓行疾馳，薄其陣，聲撼林木。城中探知王至，開門驅衆赴戰。虜腹背受敵，靡地而殲之。流血膏野，追北至炭窖，獲其名將脫列伯，生口以千數，馬以萬數。其車輜雜畜悉爲鹵。追兵至莽哥倉，乃還。順帝之出走也，屯昌州。蓋里伯遣脫列伯攻西京，規克復。至是始北奔。三年，王以征虜左將軍致討。師出野狐嶺，與和守將降察罕脫兒其將又降，乘銳夜襲應昌，克之。元太子騎而獨奔去。執其子買的里八剌及兩宮后妃宮人玉冊金寶，歷代重器，致之闕下。追奔不及，還次中興，擒汪國公暨其士馬。松州利州之間隘曰虹螺山，殊險絕。世家貴族率保其土。師過，爭脫甲投仗出降。王撫以恩信，散歸已降之郡。親屬流落行間者，訪問還之。其冬，大封功臣，召還初王。以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兼元帥守

嚴由指揮樞密同僉。由同僉左丞爲右丞。在嚴十年。浙江平。拜榮祿大夫。本省平章政事。至是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功。臣特進右柱國同知軍國事。大都督府右都督。曹國公。食祿三千石。賜鐵券。四年。兩川平。上憫其民新脫鋒鏑。以宣撫付王。時月之間。民大和浹。五年。依舊與中山王征迤北。而東道兵則王節制。次可溫。虜棄營走。哈刺莽來。尋益北走。王曰。虜褻魄矣。可襲而禽。我當輕兵兼程而進。乃留輜重。廬車。河人持二十日糧。深入。至土刺河。其將蠻子哈刺章。悉其騎渡河。陣而待。部署我軍而兩之。王自將一軍。從流上而與之合。一軍將以都督華雲龍。從流下以分其勢。有健將出。衆豕突而前。王發矢殪之。虜舌吐。不能收。遂戰。兩軍犄角。且戰且前。至騁海。而虜騎滋多。乃整險。椎牛具食。謾爲犒大軍者。虜疑相牽解去。留騁海三日。全軍而還。失道乏水。軍多渴死。王以爲憂。次歌而麻思。行尋水處。忽所乘馬蹄地出泉。軍得以無渴。若有神助云。還次代郡。其明年將出朔州者。生致太尉盧伯顏不花。其明年春。分兵出討。一軍出三不刺。永昌侯藍玉將之。一軍出楊門。都督張某將之。一軍出白登。指揮景某將之。其秋攻下大寧高州。大石崖。虜將番平章陳安禮。木屑飛若宗上。朶朶失理真珠驢。鄧國公孛維帖木兒。若承旨百家。或斬或禽。而北地悉平。後一年。秦王晉王之國。皆王扈北。還遭隴西王喪。居憂後一年。西番平。起郡縣其地。第廩都城。扼其喉襟。還至西安。以其民病飢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飲者。皆額手謝。自後留中參決朝政。蓋勳戚而賢。無右王者。上屬意久矣。以征討事重。故未暇也。王出入大內。上所嘗履地。未嘗敢蹈。其小心謹慎如此。又所區畫。動合旨意。上益愛重之。侍中坐論康濟之道。往往至夜分。王感見信之深。見問之切。披肝瀝胆。以效啓沃。裨益弘多。諸所見聞。外間無得而聞。亦無得而著。然天下

稱之。其風烈可想見焉。方仰望以致太平。而十七年三月戊戌。竟薨於位。享年四十有六。其豈非國之殄瘁。民之無祿也夫。故薨之日。上爲之震悼三日。不能臨朝。天下莫不歎歔痛惜焉。於戲。天生聖人。纘開正統。王出而任專征之責。馬首所向。如風偃草。名都望郡。以及部落。智者謀無所施。勇者力無所措。靡然稽顙而降附。小夫牧豎。深閨婦女。聞王姓字。愛慕如父母。於是舉羣雄而脫距角。合四海而登混一。非體上之深仁。弔伐能如是乎。抑亦可以表王之盛德矣。王爲人寬裕而周密。明察而嚴重。樂善而好問。容衆而汎愛。心不私於貨利。志不惑於聲色。喜慍不見言笑。以時。凡行師未嘗妄殺。旅拒攜貳者。不得已加兵。吏卒犯令。按以軍法。輒慘然終日不懌。部曲或病。親視醫藥。部卒死。其遺孤無所歸。教育之。材者請官之。百戶陳恭戰死。其子從母嫁李乙。乙後犯法。吏議籍沒其孥。王曰。妻非陳妻。子固陳子也。奈何沒入。入奏出之。大同之捷。執其名將脫列伯。以至王釋之。延坐共飯。其他故官。名在俘籍。隨材收斂。不使失所。浦江鄭氏聚族而居者十世。元末兵爭之際。舉宗避而去之山谷間。王下令召還。而戢士卒不得過其里門。毀傷其室廬。王早師當塗潘廷堅。後過當塗。必謁已然後就舍館。在浙東時。金華老儒葉儀。范幹。胡翰。從王招延。講聖賢之學。王敬事之。不啻弟子。之於先生。及位中朝。致書候問。入再拜而授使者。今國子博士致仕吳沈。嘗以王之命。長釣臺書院。食其俸以餬其口。而有司句考錢糧。追其俸爲斛七十。王度沈貧不能償。遂代償之。賓接賢大夫士。分庭抗席而坐。不以位望隆重。有幾微驕矜。此皆人所難能。惟王德之盛。是以行之無難矣。於其所薄者。猶然。况於其所厚者乎。晨夕必展謁家廟。時祭必齋戒三日。在隴西王所言。必稱小字。祁寒盛暑。必冠帶侍立。不得命不敢退。而政無大小。不稟命不敢行。痛公主之早薨。言及必涕泗。

交流其歸改葬也。行距瑩域里所。下馬括髮。跣哭如初喪。喪隴西王也。絕口饘粥七日。淑德夫人喪。亦如之。此豈勉強乎哉。嘗自言幼時讀書不滿十月。然於經史奧義。帝王爲治之要。古今理亂盛衰之故。無不思。他述作稱是。乃知天壤之間。間氣所生。固自無乎不學而能究而言之。豈非所謂名世者乎。謹按王諱某。文忠字。姓李氏。泗州盱眙人。高曾祖考封贈不錄。子男三人。長今曹國公也。次某。次某。女二人。壻曰某。曰某。孫男一人。某。女一人。尙幼。王薨。敕葬鍾山之陰。神道有銘。而又有家廟碑。今董張二公之文具存。王平生嘉言徽行。此有不重述者可考見焉。詩曰。聖神受命。爲天下主。豪傑景從。其來如雨。則莫若王。材全德鉅。天寶生之。爲帝心膂。王初上謁。年未三五。帝曰。朕甥。鞠於內府。訓之迪之。允文允武。乃命之將。統茲禁旅。堅城勅敵。一鼓而取。維時浙左立國。攸恃不有親賢。疇堪付畀。乃申王命。於斯總制。龍節虎符。內綏外禦。德威惟威。近懷遠企。有苗臣附。方亦委質。彼憚者張。獨罔顧忌。水陸人寇。輒颯而去。乙巳之春。哀厥精銳。偪我新城。侮我無備。邊吏驚告。王曰。何畏。提兵問罪。蹂以突騎。鼓噪乘之。聲撼天地。譬以戎輅。轢彼螳臂。其軍廿萬。幾無噍類。旣覆其軍。遂奪其氣。姑蘇之克。由是而致。姑蘇克矣。浙江平矣。台溫慶紹。莫不寧矣。殂彼七閩。廓其清矣。大軍雲合。取燕京矣。帝謂王來。成算陞受。婉孌元君。雖云出走。尙聞假息。欲圖進取。汝師汝督。往扼其後。王辰奉辭。行不逮酉。烝徒肅肅。晏及雞犬。得地得衆。易於拉朽。或禽或誅。莫匪戎首。額額應昌。逋逃淵藪。不虞我師。至奄左右。俘厥孱王。以及妃后。豈無寶玉。亦有璽綬。奏凱來朝。喜動宸極。都督上公。特進柱國。鎔金爲券。以莫不錫。

王拜稽首。大勳之集。社稷之靈。天子之德。亦師之武。臣則何力。元社雖屋。元運雖訖。餘孽猶存。臣遑暇逸。請揚天威。覃彼有北。帝曰。兪哉。朕固汝必。歲凡三周。師凡六出。何深不入。何絨不克。何強不服。何醜不獲。豈曰窮兵。爰拯其溺。均吾赤子。何謂戎狄。遏彼西番。白日所沒。王且往釐。申畫郡邑。矧茲全蜀。其有不卹。文軌既同。大統以一。帝有溫詔。汝克輸忠。弼成鴻業。樹此駿功。尙左右朕。圖惟厥終。文致太平。虞周比隆。王拜受詔。夙夜在公。以經以綸。忘其癢痾。三句在告。邁茲閔凶。朝則有士。野則有農。茹泣相弔。吾將曷從。我謂我王。間氣所鍾。生爲人英。歿而愈雄。在天乘雲。上下從龍。爲雨爲霖。品彙其蒙。况也嗣子。綽有王風。責難陳善。祇事兩宮。繼志述事。式和華戎。潤澤所被。中外攸同。則王汝祚。寧有終窮。豈以死生而殺而豐。是用作詩。以告萬邦。

禹廟碑

李夢陽

李子游於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故宮。平沙四漫。遐盼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驩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易瓢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畊。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畊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棲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菑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蹙曠肆悍。勢猶建瓴。隄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王。天之道也。霸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

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者。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於菑者也。大梁以菑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江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久矣。尙能粒耶。畊耶。廬耶。能甦者寧耶。川者陸耶。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耶。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耶。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江南。明年秋代去。乃李子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以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關。赫赫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羌若來兮儵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絙絃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路。靈霽霽兮來至。風泠泠兮堂戶。舞我兮我醕。尸旣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莫兮尸奈何。風九河兮濤莫雲。曠曠兮昏雨。王駕鳳兮驂文魚。龍翼翼兮兩旛。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肴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吾民。

南陽張鐵二公廟碑 王世貞

在唐至德初。而有逆胡之變。時南陽張公巡。以雍邱令破賊走之。進守睢陽。遷御史中丞。凡七十戰。城破而不屈。以節死。詔贈揚州大都督。官其子亞夫。金吾大將軍。人主所以寵靈而光大之者。旣極備。而天下

學士大夫。以至婦女孺子。類能言之。踰六百年。而爲明之建文稱革除。而文皇帝靖內難時。南陽鐵公鉉。以參政分省濟南。固守不下。尋扼王師於東昌。累進右布政使。兵部尙書。參歷城侯軍。文皇帝由他道入京師。購得公。責之跪。不可。剗其膝。責之反顧。又不可。劓其耳鼻。竟寸磔於市。鐵公旣用不屈坐族。而天下學士大夫。嘖嘖嚙於齒。吻間。而不敢吐。後事漸解。稍稍有筆之書者。而會今天子卽位。制詔大宗伯。故革除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司卽所在祠之。墳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以表忠魂。勵臣節。於是鐵公之事益大顯。而南陽守維薰。令見賓。謂公其鄉人。於詔得特祀。而張公蓋前六百年而爲義。而尙未有能祀之者。以請於大梁之中丞御史咸報可。乃卽郡城西園。故社學地中。構堂三楹。以安二公位。左右廊楹各如之。戟門一。凡公帑之羨費者。僅爲金若干餘。皆令遜所任也。旣成。而分守參政李君廷龍。率守維薰同守。通守希仁。維熙。令遜。以狀來請。世貞言。以文麗牲之石。世貞謝不敏。則謂張公提一旅。馮孤城。遏十三萬之強敵。以障江淮。公死而賊旋滅。其爲勳最大。鐵公之守。無異於張公。其所摧堅折衝。雅亦足相埒。而不能救金陵之下。然張公之所謂徇者。七葉之天子。而其所讎者。賊耳。且是時死則已。不死則降虜矣。而鐵公之節。獨信於眞主一統之日。知存者之爲名公卿。有妻子而無所羨。亡者之爲奸黨宗族。無噍類而不之顧。其事爲甚難。然唐之所以報張公。實國家賞罰之常典。而鐵公之獲旌。又我維新之後。禩上之所諱聞。而下之所不敢言者也。不又甚難哉。愚竊聞之高皇帝起義。自采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立廟於雞籠山。夫旌敵於抗刃。接鑕之際。略其吠堯。而取其徇桀。以故其所感發振勵。僅易世而爲主。死者比比。卽鐵公其尤者也。而天子方嗣大服。渙德音。以高帝意行之於丹。

書之所志者而不恤。孟氏有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噫嘻。明德過唐。殆萬萬矣。今而後謁二公之祠者。爲封疆之臣。則思其所守。邦之薦紳衿裾。則思其所立。感人主之激賞。則思所以報。覩二公之近者。二百年遠。至八百年而若新。則思所以不朽。是參政與守丞。倅令意哉。因記其事。而係之以銘。詩曰。臣有大綱。上以酬分。下則成仁。豈名之厚。而薄五宗。弁髦其身。君有大德。敵怨不校。而誼是敦。旌彼後夫。以繹前思。以風嗣人。於赫睢陽。爲淮儲胥。不驚胡塵。有烈司馬。作齊息壤。洪流其陘。毀魄全天。賓於帝所。恆爲明神。崇廟巖巖。擊鼓坎坎。萬舞僉僉。驂虬翼鸞。繚虹屈蜺。雙甄灑輶。疇右疇御。霽雲之徒。以逮萬春。若彼平安。及齊汗驄。毋汗爾輪。靈之未格。立髮嚼齧。含意未伸。靈旣格我。營旨鬯芬。削厲爲忻。豐我稌黍。固我城隍。福我人民。豫山凌空。丹霞應之。並表岫嶙。讀此豐碑。千秋萬年。其人若新。

神岡山廟碑 施閏章

廬陵之南十里。曰神岡山。其廟曰惠祐。祀太守彭城劉公。山故名翠峯。以其廟神之孔赫也。相與神之。僉謂之神岡云。公諱竺。仕陳爲廬陵太守。政治於郡人。旣卒。其民悲思叫呼。謂公嘉惠我邦。吾儕小人。弗敢忘。其擇地祠之。作廟於山之岡。雨暘之不若。百穀之不堅實。疾病之不時去。凡有冀而不獲。它無可告。則唯神是歸。先時邑人龍昌裔。家積粟。利在歲飢。以涌其糶。會旱。私丐神請。更彌月。勿雨。是日輒大雨。雷震昌裔死。廟下視其髮。中得禱旱之詞。於是民有懷慝不仁者。心掉魂奪。亟走去。不敢入廟。其神大顯。南唐保大中。贈工部尙書明惠侯。宋宣和中。賜惠祐廟額。紹興三年。封嘉應侯。徐鉉。胡銓。先後紀其事。其山拳曲而憑江。水清林茂。山川雲物之美。具可登望。余間從賓僚往遊。顧廟碑石壞闕文字。謂廬陵縣令于君

藻曰。劉公澤在民。廟食斯土。禱之輒應。又能奮餘怒。擊頑貪。震悚觀聽。補吏職所不逮。惠且能義。今碑版缺剝。卽事存傳記。來觀之人。猝無徵覽。奚以顯神而禁民非。于君曰。請具石。公其撰詞。於是大書其事。系之歌以享神。其詞曰。

山之椒。雲油油。公駕游兮。赤蚪鞭斥。猛獸兮。俾我以休。山之阿。楓冥冥。公其降兮。霓旌膏我黍苗兮。甘雨以零。擊鼉鼓兮。薦江芷。公弭節兮。飲食燕喜。山有岡兮。水有涯。公竭而去兮。來何遲。生我牧兮。歿我師。疇敢不率兮。公知之。

宋雙忠祠碑文 姚鼎

東海朱使君受命領兩淮鹽運司之次年。謁於江都城北宋制置使李公副都統姜公祠下。乃進士民而告之曰。當宋之季。自荆襄而下。城墮師殲。降死相繼。伯顏之軍南取臨安。阿朮之軍北圍揚州。時維二公。忠義堅固。竭力合衆。以守茲城。臨安旣下。帝后皆入於元。孤城勢不可終全。二公卒不肯降。屈其志。再卻謝后之書。斬元使。焚其詔。以絕他慮。明身必死。國家之難。昔蜀漢霍弋羅憲據郡不降魏。及審知後主內附。然後釋兵歸命。世猶愍其所處。以爲弋憲欲守而無所嚮。異於君在懷有二心者也。若二公當國破主降之後。效節於空位。致命不遷。卒成其義。概可以壯烈士之志。而激懦夫之衷者。以視弋憲何如哉。今天子褒禮忠節。雖親與聖朝爲敵。難而殞者。皆隆崇謚號。俾吏秩祀。矧宋二公立身甚偉。而舊祠墜壞。歲久不修。其於朝廷獎忠尊賢之典。守吏以道導民之誼。甚不足以稱。吾將率先飭而新之。衆皆曰。願盡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旣竣工。桐城姚鼎爲之銘。辭曰。

元雄北方。既脫金距。瞰視江淮。嬰兒稚女。誰固人心。奉彼弱主。力或不支。有氣可鼓。二公堂堂。孤城在疆。國泯衆遷。誼不辱身。死爲社稷。生豈隨君。既得死所。安於牀茵。烈士搏膺。市人流涕。同廟揚州。以享以祭。五百斯年。其報匪懈。新堂炯炯。有翼其外。神陟在天。明曜剛大。思蠲厥心。來庭來對。

碑誌類

碑下

黃陵廟碑 韓愈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元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

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也。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湘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實南海之揭揚。癘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圯墉腐瓦於刺史王堪。長嘉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余與愉故善。因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篆其事。俾刻之。

高愍女碑 李翱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於官。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尙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諡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爲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沈于江。獄吏噉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翱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

韓愈始爲余言之。余旣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文橋庵墓碑 王守仁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墮墮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橋庵文子之墓耶。冀元亨曰。昔陽明子自貴移廬陵。道出辰常閒。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去。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毫而不衰。吾聞其澄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己。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葬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旣葬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諱。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旣歿。其子棐棠東集柩。葬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掇其所狀而爲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橋庵。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圭者。爲之行狀甚悉。

節庵方公墓碑 王守仁

蘇之崑山有節庵方翁麟者。始爲士。業舉子。已而棄去。從其妻家朱氏居。朱故業商。其友曰。子乃去士而從商乎。翁笑曰。子烏知士之不爲商。而商之不爲士乎。其妻家勸之從事。遂爲郡從事。其友曰。子又去士而從從事乎。翁笑曰。子又烏知士之不爲從事。而從事之不爲士乎。居久之。歎曰。吾憤世之碌碌者。刀錐

利祿而屑爲此以矯俗振頽。乃今果不能爲益也。又復棄去。會歲歉。盡出其所有以賑飢乏。朝廷義其所爲。榮之冠服。後復遙授建寧州吏目。翁視之蕭然若無與。與其配朱。竭力農耕植其家。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歷官方面。翁既老。日與其鄉士爲詩酒會。鄉人多能道其平生。皆磊磊可異。顧太史九和云。吾嘗見翁與其二子書。疊疊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之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有益於生人之道。則一而已。士農以其盡心於修治具養者。而利器通貨猶其士與農也。工商以其盡心於利器通貨者。而修治具養猶其工與商也。至於庶人在官者。亦有修治之責焉。其祿足以代耕。斯亦農之流亞歟。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蓋昔舜敍九官。首稷而次契。垂工益虞。先於夔龍。商周之代。伊尹耕於莘野。傅說版築於巖。膠鬲舉於魚鹽。呂望釣於磻渭。百里奚處於市。孔子爲乘田委吏。其諸儀封晨門。荷蕢斲輪之徒。皆古之仁聖英賢高潔不羣之士。書傳所稱。可考而可信也。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驚於利。以相驅軼。於是始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時罔利。有甚焉。特異其名耳。極其所趨。駕浮辭詭辯。以誣世惑衆。比之具養器貨之益。罪浮而實反不逮。吾觀方翁士商從事之喻。隱然有當於古四民之義。若有激而云者。嗚呼。斯義之亡也久矣。翁殆有所聞歟。抑其天質之美而默有契也。吾於是而重有所感焉。吾嘗獲交於翁二子。皆穎然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吾以是得其源流。故爲之論著之云耳。翁既歿。葬於邑西馬鞍山之麓。配朱孺人。有賢行。蓋祔葬焉。鄉人爲表其墓。曰。明贈禮部主事節庵方公之墓。嗚呼。若公者。其亦可表也矣。

首陽山夷齊廟碑 胡天游

天地有和肅肅爲秋冬。其氣至清。得其氣者。其人行至高。性至潔。不可一世。孤往邁絕。上抗邃古。視天下無足與適而安其身。此與天爲徒者。伯夷叔齊是也。論語記其餓於首陽。後言二子者。異說雜出。謂二姓之際。恥食周粟。甘死採薇。嗚呼。予觀三代下士。抗志節不肯易身。若此。蓋有何必夷齊能然。且僅若是。安足盡夷齊。大抵二子居身至潔。高紀自處。憫俗爲污。舉世皆非。甘餓不悔。豈特區區周間事乎。孟子謂伯夷絕惡人。朝衣冠坐塗炭。若將浼己。去恐不速。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立。夫天地旣肅。華者零。脆者堅。柔者烈。莫不凜慄。去其靡敝。彼二子者。天地不周。廣莫之風也。非是。無以震易一世。斯爲聖人之清。予以爲知二子者。莫若孟子。湯旣放桀。讓天下於務光。務光恥焉。自沈於河。行頗夷齊類。然不聖光。獨聖夷齊。蓋二子之清。其與人甚厚。嫉惡至嚴者。以君子望待天下。幾盡去濁而歸乎潔。則聖人之心焉。昔時議者。或謂伯夷皇民。雖虞夏之帝。猶不得而用。況乎商周。予然後知叩馬以諫。當無其事。特出史書之誣。彼豈不知紂之當伐。武王不可說止。而尙爲是哉。諫焉勿聽。始乃就餓。奚以成其高。卽登山作歌。馬遷所錄。要亦勿足多信。若莊周之徒。以二子爲近名。始與東方生指稱古之愚夫。滑稽放言。君子所棄。呂不韋謂武王葬伯夷。用將軍禮。陳彭年假春秋。少陽墨允墨智。妄爲姓名。尤鄙且野。何後世之多惑也。予登首陽瞻墓祠。讀所列碑。皆少能得夷齊意。如孟子說書石發之。

潮州韓文公廟碑文 惲敬

潮州韓文公廟有二。其一在城南。宋元祐中。知軍州王滌始建。蘇文忠銘之。今城南書院是也。其一。淳熙

中知軍州丁允元遷城南廟於城西卽忠祐廟也。自前明至本朝春秋祀事皆行於城西。嘉慶二年知海陽縣韓君異葺治之。陽湖惲敬爲碑文。郵之潮州。與潮之賢士大夫商公之故。且告後世焉。公以諫迎佛骨貶潮州。去菩提達摩入中國二百八十餘年矣。其時關東西則有丹霞然圭峯密。河北則有趙州諡臨濟元。江表則有百丈海濤。山祐藥山儼。嶺外則有靈山巔。其師友幾徧天下。皆以超世之才智絕人之功力。津梁後起。以合於菩提達摩之傳。而公之生也。與之同時。公之仕也。與之同地。嗚呼。於此而言不惑。不其難與。且其時上無孔子之師。下無七十子之友。老莊之所流別。管墨之所出入。馬鄭之所未攻。孔賈之所未辯。嗚呼。於此而言不惑。不其難與。是故公之闢佛。關於極盛之時。宋人之闢佛。關於旣衰之後。宋人之攻佛。以千萬人攻佛之一人。公之闢佛。以一人攻爲佛之千萬人。故不易也。雖然。公之闢佛至矣。而佛之教至今存焉。何也。蓋聖賢之於天下。去其甚而已。禹抑洪水。而水之濫汜。仍世有之。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夷狄猛獸之侵暴。亦仍世有之。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矣。然不避於當時。不絕於後世。孟子距楊墨。楊墨息矣。然人或竊其行。家或傳其書。若是者皆然矣。然而孔子孟子之功。終天地盡日月不可沒者。以人人知其爲亂臣爲賊子。人人知其爲楊墨也。今天下三尺童子。抱書入塾。卽有公闢佛之說。據於胸中。甲冑之士。耒耜之夫。行商坐賈。皆習其說。其宦成名立。才行出入。而沈溺教乘者。朋友子孫門弟子。皆能別擇於其後。愚夫愚婦。摸手梵唄。隨衆經行。其心皆知有孔子之教。是故公之德。揆之孔子孟子。有大小純雜之殊。公之功。揆之孔子孟子。有平頗公私之異。而得墜緒於前世。收明效於後來。未嘗不如一也。且夫天地之道。一而已矣。而人事自二三。以及千萬焉。行之於行。見之於言。施之於教。皆人事也。惟聖人

與道同。其餘皆有出入多寡。申不害韓非。一術也則傳。李悝商鞅。一術也則傳。孫武吳起。一術也則傳。王
詡一術也則傳。張魯鬼道也而亦傳。寇謙之杜光庭。鬼道之下也而亦傳。佛者如中國百家之一耳。其徒
推演師說。下者可以宥凡愚。高者可以超形氣。故其傳較百家愈遠而愈大。屢滅而屢復。蓋將與天地終
焉。是故世有孔子之教。則佛之教亦必行。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世有佛之教。則公闢佛之功亦益見。此
人事之所以爲久也。自公斥爲子焉而不父其父。而爲佛者知養其親。自公斥爲臣焉而不君其君。而爲
佛者知拜其君。供賦稅。應力役。未嘗不事其事。世之儒者知中國之變而爲佛。不知佛之變而爲中國。知
士大夫之遁於佛。而不知爲佛者自託於士大夫。人理所同。豈能外哉。

卷二十八

碑誌類

碑記

五人墓碑記 張溥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卽除魏閣廢祠之
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
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
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

聲義。歛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卽今之僂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力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隄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賢士大夫者。罔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重修夏津縣關帝廟碑記 朱仕琇

州縣關帝廟。著令歲三祭。令長主祭。祭費得於正賦報除。其儀視先師略降。在社稷二神之上。蓋社祭土。稷祭穀。民土著穀食。以爲生。國家愛民。以其利斯二者。代之報功。其事重矣。而不先於二廟者。此唐韓子

所謂功德固自有次第也。先師以布衣教萬世。作春秋。閔天下之無王。其有達王事者。則書而與之。帝丁漢衰盜起。羣臣多假兵柄爲亂。思竊神器。蓋其時如董氏袁氏曹氏。非一方之元戎。則公卿之世胄。旣而羣雄皆滅。惟孫曹二氏存。天下俱非漢有。帝猶擁昭烈守荊州。距二氏之鋒。以存漢室。名績垂就。遽以身殉。不以盛衰變節。斯春秋之志也。帝生平尤愛讀左氏春秋。當時稱萬人敵。其在荊州。議者比諸桓文之獎。周室黥彭雄傑。名猶後焉。料其智勇。蓋非人臣之度矣。而帝獨戴護支庶。崎嶇末運。中間嘗俘纍。恩柔禮誘。不少衰折。心不忘所事。猶計尺寸報之。義聲震天下。迨乎樊城之役。操議遷都。漢室幾振。而吳乃敗盟。帝以死勤事。帝旣沒。而曹氏始篡漢矣。故帝雖起一匹夫。其身生死。係漢存亡。曹操智計殊絕。吞羣雄。略盡。獨敬畏昭烈與帝。帝以龍虎變化之才。不圖南面之榮。守區區之義。折首覆宗。建千古奇節。以伸浩然之氣。此傳所謂太上有立德者也。昔唐韓子著伯夷頌。推其節以爲窮天地。亙萬世。若帝之節。蓋亦稱其言者也。故自古人臣。雖後世極褒顯。崇隆無躋號爲帝者。神之靈爽。載在史冊。若楚項羽。漢城陽景王。著矣。然其崇奉。不出一隅。或歲久神衰。人亦去之。未有歷千萬世。徧天下郡縣。列於祀典。用帝者儀。蔭及苗裔。與先師埒如帝者也。蓋帝有項王之氣。景王之功。黥彭之才。桓文之望。而又貫以春秋之義。夷齊之節。兼資彙品。瓌璋燁赫。其人旣古今殊絕。則其報之也亦宜。夏津廟創明神宗年間。迄今百餘年。垣牆墜剝。桷瓦毀壞。春秋祭祀。無以嚴事。乾隆十六年。余來知縣事。旣三年。民安無事。歲頗連稔。因集紳士。謀重修之。皆踴躍勸輸。而又擇在城老成勤謹者若干人。董其事。經始於乙亥之仲春。落成於仲冬。廟成大祭。周視殿庭。嚴翼巍煥。允稱神栖。余於是歎帝遺烈動人之深。而益以見此邦人之好義也。旣諸人來請書。

其事刻石以告成功。因識帝之所以動古今者於前，并其興工成功歲月。若諸好義姓名，則附書於後云。

畢君殉難碑記 曾國藩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剽悍者，率低首塔公，亦豔稱雲南畢君。塔公每臨敵，負槍挾弓矢，又令二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其爲器也。四畢君每臨敵，負槍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其爲器也。亦四塔公躍馬馳，瞋人追從，從輒反鞭之。畢君怒，馬直穿賊陣，戒後者無得妄從我，人亦自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字應侯，雲南臨沅人，以征開化苗匪功，敍藍翎外委，署臨沅鎮標外委。咸豐四年，隨副將王國才赴湖北軍營，破賊於天門丁司橋，累敍至花翎都司。十一月，國藩檄令隨塔公攻圍九江，明年正月，賊犯武昌，王國才回軍援鄂，畢君遂爲塔公所留。其後塔公物故，畢以驍勇冠潯軍，逆酋石達開之寇江西也，連陷瑞州、臨江等八府數十州縣。畢君所至，常陷陳克捷，旋爲他部牽率失利，終不得獨錄其功。自九江奉檄而南，五年十二月，破賊於樟樹鎮，明年二月，軍敗失之，自南昌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六月，郡城陷失之。畢君自痛爲他部所累，益發憤，募死士再入饒州，誓衆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復歸舟矣。一鼓克復府城，饒之耆黎婦孺見聞者，與不見聞者，皆曰：畢君功也。由是賞加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臨沅鎮都司，升用遊擊，名譽大振。而忌君者，日以次骨飛謀薦謗，迭相污染。君提千餘人，當四戰之地，索餉不至，又惡忌者出己上，中夜鬱鬱不自得，常思立奇功，以自旌異。會徽池之賊大至，歲暮，士有飢色，有司者責君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君以正月二日出師，初四日驟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挈十人搜剿後街，賊蜂起，從卒亡七人，傷三人。君縱橫擊刺，踐血而

出最後。賊以噴筒環攻君於王家洲。殞焉。年二十五歲耳。閱十有八日。前從傷卒三人者。收得遺屍。又三載。咸豐九年。予弟國荃破賊景德鎮。憑弔畢。君殉難之所。而壯士則既死矣。功名之際。有天有人在己者。獨足恃哉。於是伐石以表遺蹟。聲之銘語。俾行路歌之。以永饒人之思。銘曰。橫目蚩蚩。同出一治。衆雌無雄。誰是健者。塔公首出。次乃畢君。軀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斫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或傷。內畏媚嫉。外偪強寇。進退靡依。忍尤叢詬。鬱極思伸。矯首舐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

林君殉難碑記 曾國藩

嗚呼。自余倡率楚師。轉戰荆揚二州之域。其間相從死事者不可勝道。或貞白無他。誓不相背棄。而慷慨一瞑。志不得稍伸。名不襮於富世。愛之而莫能助焉者。尤可悲也。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達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二年。粵賊洪楊之屬圍長沙。其冬瀏陽匪徒爲亂。明年春。通城匪徒爲亂。三縣者皆與平江壤接。君詰姦守隘。如防禦水。截然不得墊溢。江忠烈公才君之爲。既保奏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又以書播告士友。道林君堪軍旅也。會國藩治舟師。檄君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鄂中南犯。君禦之平江九嶺。果大捷。同官有忌君者。功不得敘。又別摭他事中之君。悒悒內不能堪。而口獨重滯。嘗發憤欲一廷辨。宿戒設辭甚具。至則爲衆所噤害。卒不得發。或反引咎自責。是歲十月。追隨國藩於九江軍次。造次欲有所申理。亦不竟白也。明年春。檄君治湘軍糧臺。歸自廣信。又治塔軍門忠武公糧臺。又佐理鄱湖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攝理陸軍於廬山之麓。姑塘之

南而江西巡撫文公聞君賢。飛檄調至南昌。付以所新募之平江營者。君在廬山。與一二武人爲儔。折節內交。武人益不孫。嫚辭侵侮。或稱書生跬步矍矍。焉知戰事。君旣痛其獷。又口重滯。卒無以折之。獨夜歎曰。丈夫壹死強寇耳。終不反顧矣。及至南昌。領新軍。乃稍自喜。是時劇賊石達開犯江西。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丙辰三月。李元度次青。率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輔綸彌之。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疊戰皆捷。人心始定。賊亦糾合列郡醜類。更番搦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大創之。疲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適會援賊大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死之。始君嘗誡其下曰。好相保。吾與若共命於茲也。至是衆知君不屈。相從死者三百餘人。君歿二歲。咸豐八年四月。官軍克復撫州。又明年。國藩師次於此。弔君殉難之所。尋逝者之骨。邈然其不可復識矣。於是爲立石以表遺蹟。綴以銘詩。以告於不知紀極之世之一二君子。以達余之耿耿。銘曰。

胡古胡今。強吞弱伏。佞者刀楳。訥者魚肉。文吏賊深。武夫悍激。訥者避之。負牆屏息。忽入戰場。萬馬辟易。士固難料。理固難推。災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述。言出君口。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大信不明。堅可鑲金。澆俗所侮。鬼神所欽。精魂遠矣。北斗帝鄉。遺骨莫辨。蔓草茫茫。有欲求之。環此石旁。何君殉難碑記。曾國藩。

嗚呼。軍興十載。士大夫君子橫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丹畦。尤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之烈者也。豈不悲哉。君以咸豐四年五月。由翰林院侍講。上書房行走。出爲安徽徽寧池太廣兵備道。時則安慶暨濱江府縣。淪沒賊中。廬州新立行省。亦陷於賊。副都御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撫福

公軍廬州。君當之官。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君以兵。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君江北。檄君募勇出征。公私匱乏。沮傷百端。最後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集潰兵團勇三千餘人。推誠獎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捻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礮檄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團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捻黨洵懼。李兆受與馬超江等相繼投誠。遣散脅從。遠近大悅。環三四縣。皆輸豬雞糗糧金錢之屬。聲終宵不絕。先是大府帥檄君救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奉被劾革職之命。軍士懷不能平。雖百姓亦惘惘也。方楚師之出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破田家鎮。水陸電邁。席卷千里。其後塔齊布羅澤南兩軍。由黃梅南渡。以圍九江。賊循北岸而上。復陷蘄黃。竄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內外。所在蜂屯。君以孤軍流離。西與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嚙指誓衆。五年正月。進攻蘄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殲劇賊田金爵。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三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衆。無以爲食。居無帳幕。雨無薪。村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亡無以爲卹。始什人賦麵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旣又半之。而賊來益盛。日提飢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鄉民或哀而進食。君雖強自振厲。然憊甚。瘦瘠發體。氣亦稍餒矣。李兆受者。故反側持兩端。感君忠勤。不忍遽背負。絕糧旣久。怪君無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爲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戚。議爲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捻匪畢集。於是河南安徽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匍匐詣君。自陳無他。君撫慰稍稍綏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君。教以圖翦叛賊。毋後人發。爲兆受所得。遂陽爲置酒高會。而伏兵

戕君於英山。之小南門。遺骸殘燬。同遇難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也。君諱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晉侍講。入直上書房。數抗疏。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子真西山大學之說。傅以己意。引申條例。手繕成帙。隨疏奏進。君之意。嘗以爲聖人者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獨患人不自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及君出而蒞事。飢餓經年。而百戰不息。儻所謂自克者耶。竭吾心與力而不遺者耶。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後之餘責。然則爲善者何適而不懼哉。咸豐十年。國藩屯軍江北。詢君患難馳驅之所。乃立石英山。綴以銘詞。俾來者有考焉。銘曰。

飢寒偪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子。況於揭竿烏合之徒。亡命歸誠之始。倏順忽逆。朝人暮豕。封豕負塗。積疑張弧。鋸牙鉤爪。殪我閔儒。赤舌燒城。死有餘議。羣毀所歸。天地易位。悠悠之口。難可遽勝。我銘諸石。少待其定。上訊三光。下訊無竟。

碑誌類

神道碑一

周車騎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庚 信

昔者軒丘命氏。初分兄弟之姓。若水降居。始建諸侯之國。自是以官爲族。因地爲宗。水派枝分。其可知矣。公諱慈。字元達。本姓張。清河東武城人也。仕於周。張仲爲孝友。謀於晉。張彥爲賢臣。韓有開地。則五世強國。趙有孟談。則三卿不戰。祖慶少習邊將。憑仗智勇。雖復五車竹簡。不取博士之名。一卷兵書。卽以將軍

自許角端在手。必無齊魯之侵。蓮花插腰。甚得蛟龍之氣。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霸城縣開國伯。贈河州刺史。父璨。公子公孫。有鎡基於天下。良弓良冶。有世業於家風。書則百家。可知劍則千人。可敵三槐。以鼎象物。知其神姦。五等以桓珪班瑞。守其宮室。君以才望兼而有之。終於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武定縣開國公。贈河州刺史。惟公乘山岳之靈。受星辰之氣。年在髫髻。甫就勝衣。竹馬來迎。已知名於郭伋。羊車在道。卽見賞於王澄。豈直童子明經。書生說卦而已。至如禪河清論。秋水高談。故以辨折龜林。聲馳鹿野。國家官族。君爲首姓。起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襲爵爲公。增邑合一千六百戶。弱冠登朝。傳呼甚寵。漢魏台鼎。故無此比。中朝方伯。罕有其年。大冢宰任總機衡。是勤王略。惜君忠壯。委以爪牙。乃領左廂親信。出爲梁州防主。華陽西極。漢水東流。巴濮旣寧。沈黎卽靜。保定四年。王師北伐。以君驍勇。被召將兵。師下宜陽。身登函谷。將燒白馬之城。以覆烏巢之壘。旣而中途甚雨。未獲圍原。軍師聞喪。不成侵宋。柱國趙王。今上之第九弟也。文則河間上書。武則任城置陣。作鎮岷邱。揚旆錦水。白虎之俗難安。黃龍之盟不定。以君智略。入佐中權。天和元年。授使持節。大都督。治柱國總府司錄。仍轉司馬。餘官封如故。相如西喻。鏤石於靈山。武侯南征。浮船於瀘水。方之今日。彼獨何人。九品課工。爲上之下。四年入朝。歸事宰旅。卽受載師大夫。將命齊國。尋盟出境。卽用和鄰之儀。入國聞喪。仍從會葬之禮。可使南面。此之謂乎。尋以本官入治軍正。至如渭水兵書。在心爲志。軒丘陣法。聚石成圖。旣得師不疲勞。兵無怨讟。入陪中禁。更領儀同。邸客城池。門闌戶籍。咸資巡警。并用司存。帝城近臣。公室密戚。如逢司隸。似畏都官。旣而孤城鄭媼。不相其年。巴水涪翁。不醫其疾。春秋三十有三。奄捐官舍。呂子明之疾甚。歎軫吳王。

阮元瑜之長逝。悲深魏主。有詔贈某官禮也。以建德四年三月日。歸葬於河州苑川郡之禁山。公六郡良家。西河鼎族。地壯金行人。雄塞氣。兵書七卷。河水浮來。射法三篇。天弧夜下。鋒旗不息。刁斗恆驚。猶得馬上讀書。軍中習禮。太史子義。善於謀策。諸葛公休。長於撫馭。四代儀同三司。七世河州刺史。鐘鼎成列。冠蓋連陰。所謂生爲貴臣。死爲貴神者也。但以游魂久客。反葬途遠。道阻山長。妻孤子幼。哀聲滿野。愁氣連雲。況復松檟飄飄。方臨武威之戍。邱陵迴遠。直對臨洮之城。馬援亡於武溪。尸柩返於魏里。梁鴻死於會稽。計妻子歸於平陵。嗚呼哀哉。崎嶇遠矣。昔者繁昌祠前。卽有黃金之碣。德陽墓下。猶傳青石之碑。是謂勒功。乃爲銘曰。

七葉佐漢。五世相韓。忠臣入仕。孝友當官。青城仙洞。黃石祠壇。臺堪走馬。書足迴鸞。武定風飈。霸城嚴肅。并馳雙傳。俱分兩竹。重世刺舉。連鑣袞服。草靡青邱。風馳赤谷。世不乏賢。挺茲上嗣。孝有三德。忠無二志。劍足身挺。書堪面試。旂節旣秉。高蟬且珥。龜轉印函。虵盤綬笥。左右將軍。前後常侍。繼踵五侯。因循三事。旂旃九坂。臚舳雙流。還驅木馬。更引金牛。江波錦落。火井星浮。蹲酒望帝。安歌蜀侯。受賑河陽。偏師洛浦。署陣成臯。連營廣武。朝兵滅竈。夜營多鼓。箭起六麋。鋒摧九虎。倏忽人世。俄然今古。崇發兩星。鑿驚二豎。遊魂通夢。言反舊塋。紫泥賜册。黃腸贈行。途登石紐。路入金城。寒關樹直。秋塞雲平。劍埋合柱。書藏鑿楹。武侯爲廟。欒公爲社。雲蓋低臨。霓裳紛下。碑枕金龜。松橫石馬。永矣身世。留名華夏。

梁國公姚崇神道碑銘

張說

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定四時成象。亭毒之功。存畫爲九州。禹也。堯享鴻名。播時百穀。棄也。舜稱至德。由此

言之。知人則哲。非賢罔乂。致君堯舜。何代無人。有唐元宰曰梁文貞公者。位爲帝之四輔。才爲國之六翮。言爲代之軌物。行爲人之師表。蓋維岳降神。應時而出者也。公諱崇。字元之。姚姓。有虞之後。遠自吳興。近徙于陝。今家洛陽焉。烈考長沙文獻公。樹勳王室。建旗舊府。公紈綺而孤克。廣前業。激昂成學。榮問日流。武庫則矛戟森然。文房則禮樂盡在。弱冠補孝敬。挽郎。又制舉高第。歷佐濮鄭。並有聲績。入爲司刑丞。天授之際。獄吏峻密。公持法無頗。全活者衆。進夏官員外郎。郎中。侍郎。朝廷曰。能。遂掌軍國。遷鳳閣侍郎。監修國史。兼相王府長史。始則天人讓王。承置醴之願。終以飛龍利見。延驂乘之恩。自時厥後。恆當大任。凡三處兵部尙書。三入中書令。一爲禮部尙書。左庶子。又肅政大夫。總靈武庫兵馬。又司僕卿。知隴右監牧。使出典毫宋。常越許申。徐潞揚同十郡。景雲初。以藩邸舊寮。封梁國公。食賦百室。公性仁恕。行簡易。虛懷泛愛。而涇渭不雜。真率逕盡。而應變無窮。每推是心。以御於物。故所蒞必毗庶風偃。桀鷲化從。言不厲而教成。政不威而事理。去思觀頌。來暮聞歌。旣登邦政。卒乘輯睦。及在宗伯。神人克諧。今之中書。是爲理本。謀事兼於百揆。論道總於三台。公執國之鈞。金玉王度。大渾順序。休徵來臻。懋德格天。名遂身遜。拜開府儀同三司。崇其秩。逸其志也。初太夫人在堂。公受任西掖。頗限局禁。求侍晨昏。優詔旣許。尋命還職。公固請以泣。制曰。家有令弟。足慰母心。國有棟臣。安可整闕。其後剖符江表。敦諭起復。衰麻外墨。纒棘內毀。變禮中權。通識所貴。神龍之首。與聞興復。疇其井賦。累讓而停。夫以革故鼎新。大來小往。得喪而不形於色。進退而不失其正者。鮮矣。君子曰。忠不忘親。仁也。哀不違事。義也。讓功辭邑。禮也。濟代全名。智也。仁以長人。義以和下。禮以安上。智以周身。宜其光輔四帝。軒冕三紀。池臺琴筑。優游暮齒。傳爵土於祚胤。保祿位。

於終始矣。享年七十有一。開元九年九月。寢疾。薨於東都之慈惠里。皇上悼焉。國人慕焉。撫床輟舂。曾未云比。制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禮也。十年二月。葬於萬安山之南原。在疾也。王人賜膳。御醫視藥。于薨也。中使弔臨。羽儀哀送。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子异子奕。思綴遺美。以寘罔極。有詔掌文之官。敘事盛德之老。銘功將以寵宗臣。揚英烈。帝乃灑恩。仙翰鏤澤。豐砥日月。照臨於佳城。烟雲變態於神道。寶其文字。別爲羣玉之山。禁其樵蘇。卽表三司之墓。銘曰。

淵源自虞。派別從吳。避地魯陝。居家洛都。神明遠契。岳瀆真符。翌聖斯偶。生賢不孤。仁將勇濟。孝與忠俱。學習攢植。文鋒迅驅。纔安卑位。卽聘長途。惟實惟有。若虛若無。再三軍國。一二訐謨。戎柄尤重。王綸最樞。兼司任切。久政榮殊。黼藻彌煥。丹青靡渝。以寬容物。以鑒分區。外或形放。中恆禮拘。箴雖誠口。諍亦忘軀。但覩渾樸。誰詳瑾瑜。伊咎尺寸。管樂錙銖。名遂身正。言誠願孚。方辭漢祿。更辱齊組。旣積而散。窮歡盡娛。川歸東極。日去西晡。上惻旒辰。旁悲路衢。藍田美玉。荔浦明珠。載廣休慶。爰弘典謨。豐碑乃立。盛業其鋪。帝念頻軫。仙毫特紆。鐫金刻石。鳳篆龍圖。七曜光動。三泉澤濡。銓能敘事。理鬱詞敷。求舊銘實。慚殫惡蕪。緬思雲霧。尙想江湖。有道之德。其何以踰。延陵之墓。空此嗚呼。存歿終始。遐哉邈乎。

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 韓愈

韓姬姓。以國氏。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太康之韓。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宏。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沈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交。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遊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元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

宣武軍帥有汴宋毫潁四州之地。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侃侃自將。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嘗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諸老將皆自以爲不及。司徒卒去。爲宋南城將。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卽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尙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昭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歿。五亂於汴者。吾苗薨而髮櫛之。幾盡。然不一揃刈。不足令震駭。命劉鏐以其卒三百人待命於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爲功。並斬之以徇。血流波道。自是訖公之朝。京師廿有一年。莫敢有譴呶叫號於城郭者。李師古作言起事。屯兵於曹。以嚇滑帥。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宏正之開魏博。李師道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宏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卽東兵以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宏正以濟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歸財與糧以

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公爲侍中。而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鄆部旣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爲仁。臣爲恭。可矣。遂行。旣至。獻馬三千匹。絹五十萬。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廩。錢以貫數者。尙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恆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册拜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卽位。公爲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五十八。天子爲之罷朝三日。贈太尉。賜布粟。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於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某官。次曰公武。某官。肅元早死。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至。旣不可得。則飛謀釣誘。以間染我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於時弟充自鄭滑節度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畛域。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重輕。故無敢犯者。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獮。將得其人。衆乃一惕。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河流兩壩。盜連爲羣。雄倡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嚙呻。與其睨眴。左顧失視。右顧而踞。蔡先鄆鉏。三年而墟。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孰陪孰扶。天施不留。其討不逋。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旣廣旣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威儀之多。將則是已。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廟堂。上之宅憂。公讓太宰。養安蒲坂。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攀。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韓愈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爲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爲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元曠。歷御史屬三院。止尙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贈吏部尙書。公尙書之第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爲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而嘉之。其後入閣。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爲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爲參謀。得五品服。放迹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爲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爲計。

度論議直其寃。繇是出爲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爲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火延。隄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爲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爲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爲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旣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十萬。軍息之無已。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脫械不問。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絕他用錢。可足乎。遂以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二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廬。謳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某旣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亡其源。切近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爲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於郎署。騫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於權。以直友寃。敲撼挫振。竟遭斥奔。久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暘以醒。坦之敞之。必絕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於洪。逋滯攸除。

姦訛革風。祛蔽於目。釋負於躬。方平所部。禁絕浮屠。風雨順易。秋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埃。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旣長。知其家世感泣。去之南郡。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益自刻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旣貴。天子贈公會祖蘇州糧料判官諱某爲太保。祖祕書監諱某爲太傅。考諱某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所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

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卽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旣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壘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何如。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羌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

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旣而黥以爲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旣得熟荒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旣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旣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旣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卽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願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穎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旣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尙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尙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

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玆爲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眞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眞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諡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

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爲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尙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蓋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

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爲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于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

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臥不起。以疾懇辭。册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卽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宋國夫人。後公若干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兄子陸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廷。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也。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

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可紀者。輒聲爲銘詩。昭示後世。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所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歐陽修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尙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卽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卽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諡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旣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旣又勅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于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雋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卽以公遺陛下。由

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白，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郃，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泰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卽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旣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藁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

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祕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尙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爲禮部尙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尙書。復召爲御史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尙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先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尊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遇賢才。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旣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旣罷。以工部尙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尙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一萬二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士訓。及眞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爲政敏。而務以

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爲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尙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尙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尙幼。孫十有二人。公旣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爲晏氏。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稱于邱。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眞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旣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梅侍讀神道碑銘 王安石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管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

得臣寶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尙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銷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緋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一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愛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疆敕還。會棄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窘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捂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眚。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澗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輸。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葫蘆。秦有將瑋。諾公與俱。會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陟。罪垢皆滌。爲郎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還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閣直。輟之銓衡。乘傳臨并。超遷郎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用命選事。得權進黜。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閱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後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不及郡封。

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挾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罷市。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司馬溫公神道碑。蘇軾

上卽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能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旣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

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擊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薌於手。項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惟德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一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

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躡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蒐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櫨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尙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章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柏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龍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疏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

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敍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於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旣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旣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旣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於異。識公於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於清廟。神考之功。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元好問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能蠲

等而取之也。維金朝大定已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士之舊。與鄉里之彥。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迄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朴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亳州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尙書充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諫道真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祿雷御史希顏之剛稜疾惡。累葉得人。於茲爲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內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爲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岳炳靈。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允。商略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而絕出。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爲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爲未盡歟。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祖處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己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誰獨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媿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眞吾子孫也。祖郁用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封弘農郡太君。考恆。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弘農郡太夫人。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六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院。文字考滿。留再任。承安四年。出爲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爲總管賢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爲太學博士。

丁內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揆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即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陞。辭。諭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內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蒲察阿里不孫爲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里不孫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權貨提舉王三錫奏請。權。油。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權。戶部尚書完顏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戢等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爲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爲良法。竊爲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爲異。竟以事譴。公不之卹也。興定二年。擢拜禮部尚書。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多所全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後命。卿之問望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肅綱紀。盡革前弊。朕之待卿。當不止此耳。公蒞政。裁畫有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從寬收錄。旬月政成。不動聲色。而姦吏爲之縮手。朝譽歸焉。九月上。召戶部尚

書高夔。及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內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尙書省事於京兆。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爲言。詔公就鞠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廊延帥臣完顏合達者。以孤城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知所以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合達遂總機務。五年。以疾求解。復爲禮部尙書兼翰林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復申前請。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卽位。圖任舊人。首命公攝太常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某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省費者。公以爲省費事小。一戶部若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尙書省。尙書出政之地。政無大小。當總其綱領。付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得預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月。復爲禮部尙書兼侍讀。明年。設益政院於內廷。取老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爲首。遷名爲經筵。實內相也。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也。初命講尙書。公爲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舉子。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以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錄。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寢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

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其可以替其否。危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輒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於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爲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徽猷閣學士李弁來議互市。及振危急者數事。數往返不能決。弁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遭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弘農郡侯。諡曰文獻。娶某郡呂氏。封弘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樸。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適某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女。以事姑。嘗有後言。卽日棄去。不以相家子爲難。待二弟仲翼。叔翼。備極友愛。家貲悉推與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與人言昆弟之閒。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爲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旣寡。挈孤幼來歸。公處之官下。在律。疏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爲名士。其長庭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量。自律爲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爲天官。爲春官。爲翰長。爲奉常。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高文大冊。多出其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獎借。

後進。初不以儒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益其所未盡。而勉其所可致。苦言至戒。或寓於款曲。周密之閒。異時想聞風采。若龍門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恨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默無所營。及當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爲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旣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踞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饗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辭。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今但言強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然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尙遠。且有巴蜀爲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西北有警。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且我以騎當步。理可萬全。臣尙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脈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脈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紂軍。亦驅之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勅敵。則搏而戰。袒

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臣。敗吾軍而擒其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者。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爲度命題。以諷焉。時全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何涇等十有一人爲游騎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僞也。今平民爲敵所迫。奔入于河。爲這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爾後唯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雨雹。詔公審理冤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究陝西公之重人命。慎於兵刑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古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的。衆無異辭。有以太一新歷上進者。尙書省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歷家稱焉。德陵以庚寅日啓土。司天生陳舜舉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爲絕。宜用乙酉金玉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爲金王。終與行年相戾。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行之說。在漢人猶以爲不經。前世如呂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尙辨以爲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機要。象數雜說。積年雜說。藏於祕府。孤子恕奉公之柩。將葬於某原之先塋。涕泗百拜。謂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兼善天下者。翰林修撰王彪事狀具在。墓當有碑。敢質之以爲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公平生以國

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件右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

天稟之厚，百可施。曾門之傳，儼若思。菁莪樂育，併以資。大器備具，無磷緇。山甫吉甫，其庶而魯。無君子焉，取斯貞祐。兩駕傾朝，支忿兵橫。出紛僵尸，丁男役苦。輸膏脂，公獨上前，陳苦辭。同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兩淮民命，我所司。忍令矛端舞嬰兒，崑崙神泉獲采芝。危國可活，民不疵。如公豈無匡復姿？天廢商久，實爲之。孺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遭隆準時，東隅之日今崦嵫。願瞻喬木爲齋咨，峴山墮淚方在茲。零落何必西州詩。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姚燧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渾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三宿墳莽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鑿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眎遺胄於無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聯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驢，畏答而公之曾孫。蘸木曷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畏答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太疇盛彊，畏翼謀往歸之，畏答而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屑廛，約爲按答。蓋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帝後與王罕陳於曷刺真，彼衆我寡，敕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朮徹帶玩鞭馬鬣不應，屑廛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

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后入疾戰。大敗其軍。晡猶逐北。勅使止之。乃旋師。免冑爲殿。腦中流矢。帝傷之曰。朕戒卿蚤休兵。竟創而歸。親爲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曩只里吉爲敵將。實禦屠廛。其以只里吉民百戶。屬屠廛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亡者。收完之。卽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忙哥爲郡王。又俾貴臣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封郡王。歸奏。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異其編。兀魯爭之。忙兀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鬣事邪。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於朝。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阿里不哥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勳閥諸孫。從其出入禁闕。無輒誰何。李壇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鈔益都萊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虎哥亦爲其省臣。寶合丁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入。皆不當旨。丞相先真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死。尙書別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委白卿。明日慎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寶合丁遣人負金六簋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懼而變。乃好爲語遣之。旣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先真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忙兀以時夥於常歲。帝曰。其報賜之。自今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札刺而事統安童者。悉統於博羅驩。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

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曰其右受伯顏阿朮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曰如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元帥軍于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海石秋達此數百里其守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旣降而淮東諸州猶城守故太傅伯顏入覲還密詔公進兵拔淮安南堡戰白馬湖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達漕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制帥李庭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葡萄酒介冑弓矢鞍勒會分江南之州隸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只里幹帶於應昌賜玉鞶帶幣帛與博羅驢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旣至召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者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踐南土肆爲貪虐斬伐平民妾其婦女橐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輿疾入帝視其色瘁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當德入遼唐兀帶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勅斬以徇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刺斯博羅斯幹羅罕薛連干皆彊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公往凡居是三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車輦而畜負之塗費之餘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事黃華反。徵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土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與戶。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忙兀魯札刺而宏吉烈亦其烈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吾有衰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徵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淫雨不止。軍以乏食求卻。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塔不帶。斬忽倫輩。後與月律魯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爲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狃於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逐北極於東海之壖。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底於陣。凡戰四年。所得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賊平。勅一妃賜乃馬帶。一妃賜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召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問公汝家是器幾何。盤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抑。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兩。廿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淮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鐵兀而。告廉訪使胡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勳。置巡屋器械於村。又周劉光店爲牆四。其門扁鐫。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

公曰。吾家有馬。羣連郊坰。不思佐國。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驪馬十有八疋。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正之。仍著爲令。河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漭爲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河南。入覲。奏忙兀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戶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贄諸軍。上以爲益。勅遞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十幣帛三。陛辭之日。上諭之曰。卿今白鬚。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刺真。宣政院使大食蠻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爲兩。右則屬之伯顏阿朮。左屬之博羅驩。今伯顏阿朮皆有田民。而博羅驩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恥自白耶。其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上一而中下各二。及圈背銀倚比。再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宮者。旬月皆出之。大德之元。叛王藥木忽而兀魯不花來歸。公遣使駟聞。始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歸。宜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賜金鞍勒。至汝寧。合福建省於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帶。夏旱。隨禱而雨。杭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爲釀務。高其估而專其利。酒日醜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富蓄。凌轢府縣。肆爲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盜隄海之石。牆其私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亦由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薨於臨安寓舍。年六十有五。以其年七月八日葬于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

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閒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爲憂。視轉鬪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奧之朝夕焉。雖風雪皸瘃。其膚鋒矢交集。其躬飲食饑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真凜凜有曾考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囊鞬。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雜鶻。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鶻。觜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轄。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多。日桑榆矣。無以娛心。河南治地平行而遠。且多陂澤。鵝鶻所集。時出縱之。使民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起邪心。皆殊錫也。夫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於庭。臣居家最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祖宗故實。毋敢或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長適國戚卜伯。次適薛徹。干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次適國王弟李蘭。胖次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出。次適山東宣慰使必宰牙。幼在室。銘曰。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臣者。公之曾考。展一其中。折矢瀝告。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亡。由賊叩輸。懋功是創。帝惻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旣王其子。迨分茅土。帝自等差。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勤勩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勳閔遺苗。帝植以培。而獨於公。嘗譽其材。聽於禁闈。無止入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害靡干。承命卽往。獎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甌閩炎陬。金山遐徼。聞有艱虞。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今聖。賚予優優。良駟天閑。豪隼御鞬。囊鞬介冑。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邱。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會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畀之神孫。神孫世祖。關乾翁坤。考其皇輿。南北猶判。

孰是浙右。羸鬼歆禱。大興師征。截業百城。罔不簞壺。竭蹶義聲。傳其國都。孱王銜璧。蕞爾淮東。諸州猶壁。詔公進攻。盪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益封桂陽。江嶺外內。於乃先烈。先光以大。嘗聞古先。誓侯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也。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姚燧

公燕只吉臺氏。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衛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勦平宋。彭義斌俶擾山東。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劄於兵。戶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納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掬旅局。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恆以匡君經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絕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沸一寂。跳梁旣平。爲奏兵餘之民。艱饑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於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旣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爲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葛分中書庶務。立尙書省。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國制用使。爲尙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徵。殺其二相。大爲計局。鈎考毫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

隣追繫收坐岸獄充物榜掠百至或關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
 燄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賊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
 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
 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衛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
 棟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旣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
 右丞參政烏馬蔑列忻都王濟等家併桑葛之姻鄂省要束木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
 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彈惡坐觀致此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
 有怨於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賊終未入
 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誤裂卷爲兩縫留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
 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
 賜金爲兩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
 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
 其何爲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
 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浸
 南犇大兵隨之偷生隲中其黨縛致於軍血鋒刃者纔是一馘自是方三千里抱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
 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

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徵賦。以多爲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爲得識風紀大體微意。柏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爲圍田。以故瀾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浚決。撻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專力一心。變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見汝敗國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齎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矧鉅臣哉。蓋棺之日。最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施爲仁不富之實。官給轎車。始克歸葬於徐邳。峴山之陽。前夕。玆山列炬如晝。人則以爲公之營魄。結爲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旣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諡忠肅於戲。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爲人臣下賁幽墟。可謂竭盡而無餘矣。銘曰。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於公。光嶽氣終。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開見益。甫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袞闕可彌。憑怒安卹。大沃宸聰。盡殲孔壬。千福平章。百其贈金。汀漳夙盜。知公來臨。投其戈斨。耕鑿謳吟。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杭。先民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

中書平章。曾不歲餘。策右已相。阿中速辜。行馬施門。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救時望失。將窆徐方。鉅山之陽。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茲九土。奠自神禹。岱宗巖巖。北徐爲襟。其帶伊何。淮流在南。今其疆理。蹙乎古始。河鬻彭城。其水瀾瀾。初公會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猶爵未崇。於皇今聖。公德之令。哀蚤隕祚。上公是命。旣土旣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姚 燧

茲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恥當時。明哲保身。以薨。帝爲震悼。賻楮泉爲千者千五百。閔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旣沒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讀。裕宗言之。成宗贈諡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諡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康懿公。祖錡。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爲神明之後。歷三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勅。生金吾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宏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祥。生太子洗馬企華。生金東上閣門使。金州團練使玢。生閣門祇候武德將軍佺。生武德將軍獲嘉令錡。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仲。

宏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牕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關中。康懿公錄事判官於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於樹。宿止於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惟折行位與之遊。召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略。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歎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然。宜拯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若赴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餼糧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邱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拯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卽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阮之。大將幕竹林間。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入竹中。潛歸其營。匿嚴侯軍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斬死。公留宿帳中。旣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閒。求至水裔。脫履被髮。仰天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保吾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茲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郎中牙魯瓦赤行臺於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

以掎克入媚。以公募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卻。乃出置氈簾閒。遣人追及與之。遂攜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修二水輪。誅茅爲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閒。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遁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尙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於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脫兀脫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公避逃。脫兀脫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牙魯瓦赤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爲。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馳驅宣力。盡其平生所學。敷心瀝膽。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皇爲學之本。爲治之敍。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

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賦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竄。可得而舉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調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如牝生。牝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源。各疏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故丞相木土各兒。故右丞不華。吉丁。今司徒買奴。爲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憲宗卽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爲張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庭臣問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城。拔棗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民。盡於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旣實。俟

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於汴。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閫。犄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公成利州。劉忠惠。公黑馬。於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八利。其年大封同姓。勅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鴻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羣下。公爲陳宋祖遺曹彬取南唐。勅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尙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楊中書爲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間。民大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寶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吐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以爲誑。磔其尸於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飭公盡裂橐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也。俾公爲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穀數升。時搖木孟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爲冰梯。惟旄牛負橐以從。徒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疾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藍答兒

大爲句考。置局關中。惟集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王以行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馳二百乘。傳棄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泫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上勅罷關西鉤考。廢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帝規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踞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歲己未秋。及江而憲廟崩。渝問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蒙以皋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諮謀軍中。比爲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王將爲非。覬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帝卽大位。以王文統爲平章。盡出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強橫難制。乃以公爲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卽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陛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爲奪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召公。兒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土木各而爲丞相。惟專從衛宮闈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爲訟。及潛藩時。帝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

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蓋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亦善士。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弱枝。修內治外。敦本抑末。於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名。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尙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尙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考。速行。其閒一二可增損者。記錄以聞。李壇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壇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壓抑者。伏闕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爲反逆。帝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爲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恚忌。訟商公爲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良弼爲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爲

文統流亞。械繫於獄。會遣阿脫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調事關中。恐後事會。寧身負矯擯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天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卽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僨負。民安賦役。府庫麤實。倉廩麤完。鈔法麤行。國用麤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於基業爲守成。於治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旣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民臣。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恚爲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以江淮一使兼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券徙之。

河北皆可。十一年初議大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不可。七月左丞相伯顏陛辭。付勅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下鄂。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令久。帝制南國邪。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伯顏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於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閩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邱墟。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輔伯顏。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唱爲亂。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酤。權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酤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評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靡

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蹠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耶。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爲位祭其家。終喪時。孤姪燧仕安西。燉僉淮西提刑。煒獨舉其柩。藁葬京城東南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葬。卜於西洛金門山祖塋。別兆於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胸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屢輟祿。雖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干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卽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公獨遺門牆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材。烏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恩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爲先。雖戴惠文身。爲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廁士列者。往往多然。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士士夫。不知爲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員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童同知宥密。伯顏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

事於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祐今焉不效於公歟四夫人惟王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煒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姊完顏出姊卒姊繼皆嫁爲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尙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羸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俚而撫其實焉耳矣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啟莫匪臣舜察邇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載牽徵車遐蒐逸賢卽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敷惻誠書首八事修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卅條揅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遏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旣有要天下定一於時已兆移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汴置經略秦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茲時一出爲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蹶帝遄其歸大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袞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爲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旣平諮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生沒爲法程諡以諱名旣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哀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集賢直學士文君神道碑 元明善

宋死節臣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信國公姓文氏。嗣子曰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諱陞字遜志。本皇朝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信公之弟諱璧之仲子。信公二子蚤亡。初就死時。過先太師墓。告而使之。後皇慶二年青龍癸丑春。代天子祀淮濟二瀆。中南二嶽及南海。六月二十有五日至贛。以疾卒。得春秋四十有六。卒不一月。有以聞至京師者。其友玄德真人吳全節翰林侍講學士元明善哭之曰。審耶。傳者妄耶。曰。或審矣。君雅病熱。不貫於馳。而驛道萬里。六月歷嶺海間。審矣。雖然。君生也無慊。而死也。又無憾。惟書之于墓石者。我與子知之。子當秉筆。又再月。孤富果走人奉狀。託玄德問銘於明善。嗚呼。審矣。忍銘予亡友耶。是良友。可不與銘耶。狀曰。文氏自成都遷廬陵。七世祖炳然居郡之永和。六世祖正中居富川。五世祖利民。高祖安世。曾祖時用。祖儀。用子信公。貴贈太師。祖妣曾氏。齊魏國太夫人。昔信公囚中。與君書曰。吾死吾節矣。汝能世吾詩書。真足後者。公喪歸。君廬墓側。毀瘠幾不起。信公家被失。夫人歐陽氏後有傳。其猶在北方者。君泣誓曰。父骨既復於土。母生而不得養。我則非子。跡交海內。猶將求之。況有徵。敢憚遠行。行不母得。吾必不歸。凡五年得之。平章康里文貞公道德威望。蓋一代。士得接納者。爲榮甚。延君至府。公卿大夫滿席。公曰。宋養士三百餘年。死國之昭昭者。文丞相一人。斯其子也。坐之客右。謂君曰。予賢乃公。良願見子。吾請見子于朝。君對曰。得母歸養。恩寬天地。仕非志也。衆咸曰。臣者有其父之忠。子者有其子之孝。美哉乎文氏。既歸二年。歐陽夫人卒。喪之合禮。今上之初。徵求儒士。不限官級。近臣以君聞。勅江西省臣禮遣乘傳入朝。見光天宮。執石本九經奏書一通。其略曰。臣陞徒以先父之故。辱降特命。召臣。臣愚無一足用。不敢違。謹待罪闕下。然臣聞帝王之道。布在方冊。方冊之要。無先九經。臣輒獻九經。伏

望陛下采其所載。資輔聖祖神宗之法。嘉惠天下萬世。上說受其所獻。藏之祕書。命中書頒制予今官。明年從幸上都。詔若曰。尙書帝者寶範。臣軌粲然。譯爲國語。朕便於觀覽。兼使國人習讀。今以命汝集賢學士某。次明善及君。是年集賢院臣奏建京師孔子廟碑。增國子員。免天下儒士徭役。君實贊之。君娶徐氏。故宋兵部侍郎卿孫之女子。男三人。長卽富也。次曰實。曰弘。女六人。長適胡孝友。次適徐鎰。餘在室。富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山某原。禮也。銘曰。

肅穆爾門。道諧聖君。何二三年。忽焉以泯。天耶果人。天孰疏親。哲而其額。莊而謙謙。孰本以廉。不老忌嫌。翼翼子服。如不我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達人。小中闕瞰。嘗試大觀。萬物皆慙。存者奚哀。遊者奚憾。鬱乎藪澤。萃乎巒峯。違諸不利。惟古之叢。藏君其中。福及爾宗。我詩在石。石與山崇。山有時夷。不磨顯詩。

翰林承旨劉公神道碑 虞集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列聖承之。四方無虞。民物康阜。熙洽太平。將百年于茲矣。於是乎有博雅耆俊之士。詠歌德業。贊襄訏謨於其閒。以資飾一代之盛。三代以下。未之或先也。於戲。大夫士之生乎斯世。安富尊榮。自壯至老。優游以終。不亦幸乎。中統初。天子慨然。思考制度。定官府。損益古今。斟酌事宜。立成憲。以貽萬世。時則有若劉公肅。明乎刑政之要。習乎禮律之通。自外官召拜左三部尙書。綜覈綱紀。集成事功。通預朝政。旣老而不聽其去。又以爲禮樂之興。由乎賢者。詔誥之播。風動天下。簡冊之載。規勸古今。時則有若王公磐。以亡金高科大儒。召拜學士承旨。文獻之事。悉以屬之。薦引成才。獎厲後進。則王公司其權矣。

故承旨劉公賡。親尙書之孫。而師王公最久者也。故公之論文。則淳厚而不浮。其論治則平易而不紊。用能以老成爲國。著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以高壽終。豈偶然哉。公歿之後。聖天子入繼大統。作新斯文。建奎章閣。以尊德而典學。而故老漸已漸盡。閣學士忽都魯都兒彌失在翰林。與公同爲承旨十餘年。慨公之不及斯時也。閒爲上言之。上以爲感。制詔臣集著文以載其行事。而刻諸神道之碑。謹按公諱賡。字熙載。世爲威州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命其子僊治儒業。始爲儒生。深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上護軍。追封邢國公。諡康穆。生尙書肅。贈推忠贊治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邢國公。諡文獻。文獻生長葛主簿。愨。贈光祿大夫。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諡孝靖。公有子五人。公其長子。至元十三年。授將仕郎。國史院編脩官。十六年。陞從仕郎。應奉翰林文字。十八年。司徒府辟長史。陞承事郎。仍兼應奉翰林文字。二十年。調承務郎。同知德州事。二十四年。除太廟署丞。明年。拜承直郎。太常博士。元貞元年。拜奉議大夫。監察御史。大德二年。除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六年。加少中大夫。以學士奉使宣撫陝西。八年。陞中大夫。爲侍講。十一年。以太中大夫。落侍講。爲學士。至大二年。拜正議大夫。禮部尙書。仍兼翰林學士。明年。拜中奉大夫。侍御史。歲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四年。除資政大夫。國子祭酒。皇慶元年。除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仍兼國子祭酒。延祐改元。復入翰林。爲承旨。六年。立東宮。拜太子賓客。七年。復入集賢。爲大學士。是年四月。復入翰林。爲承旨。至治元年。丁外艱。泰定二年。加光祿大夫。致和元年三月。薨於位。是年八十有二。娶冀氏。先卒。繼廖氏。皆封邢國夫人。無子。以弟之子仔爲後。女二人。適太史院管勾霍復禮。侍儀司法物庫副使王德謙。是年五月十日。葬公洺水縣。

棲鸞鄉公孫塞先塋之次。至順三年。贈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國公諡文貞。國家建元之初。命官猶皆有訓辭。簡古爾雅。皆出於翰林。常分番上直。或扈從。而史館方脩太祖皇帝以來實錄。與遼金之遺史。故公自應奉辟司徒長史。而猶不離翰林者。其職事非冗散也。而太常方治神人脩典禮。非公莫能稱焉。始移博士御史中丞。崔公彧承眷遇。有材略。善任事。然好盛氣待人。他御史拜謁。或平受之。至公常以客禮見。蓋公平允篤實。有以當其心者。延祐閒。衆賢聚於本朝。精采相蕩耀。意氣相雄高。而公退然沈毅。略不與之較。而言語字畫之出。人寶而敬之。知其以德勝也。朝廷肇以科舉取士。公持文衡。先質行而後文華。時人化之。其在成均也。晨入坐堂上。以身率先。神色端重。若不可犯。而辭氣循循然。足以厭服學者之心志。學法凡民俊秀。以次升其名。佐貴游治業。歲中以次出補吏。既有以利誠其心。則不無爭先者矣。當公時。有生貧且親老。同舍生有在前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方壯。有以爲養。請讓之。先公大喜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興讓矣。公官一品。年六十七。而孝靖公亡恙。公躬奉食飲。候寒暖。晨昏不懈。怡愉順其顏意。若嬰兒然。仁宗皇帝聞之曰。此我國家人瑞也。刻玉爲鳩杖以賜。日賜上尊酒。因其生日。遣大臣錫宴其家。朝臣咸集。自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有賜。孝靖再拜稱老臣以受賜。公鬚鬢皓然。親扶掖之。都人相與歌詠。而圖畫之。及卒。公奉喪歸葬。略不以哀廢禮。蓋天稟素厚。有不待於勉強者。凡朝會及與郊社宗廟之事。未嘗後至。行禮比卒事。無惰容。不以寒暑久速而少變。亦其立志之異於人也。泰定二年。權臣思文飾太平以媚主。自行在所遣使至大都。以旨意召百官老臣諸儒。會廷中議上尊號。公方服闋歸翰林。獨抗言其不可。衆默然。重

違公言。以其說上之。事遂已。公論事類如此。此其尤卓卓者云。臣忝國子博士。從公成均。待罪直學士。又從公翰林。公之葬。孝靖而還京也。一再至臣舍。與臣曰。先世塋域碑銘。幸具而吾老矣。將誰屬乎。因感慨論平生。或至終日。臣至于今不忘。奉明詔。敢作爲銘詩而刻之。銘曰。

自古在昔。國尙老成。有典有則。是程是經。百年之閒。羣賢並興。蔚乎其文。充乎其能。逝川弗回。繼其邈矣。白髮蒼顏。公獨壽祉。出而事君。玉珮朱履。入而奉親。榆莖滫瀡。多士在門。有公有卿。頌詩讀書。亦有諸生。金券瑤冊。鼎彝之銘。追琢其章。昭如日星。顧瞻在列。孰肅孰乂。孰爲浮夸。朝豔夕壤。孰爲彊梁。外肆中隘。衆人尤之。君子之慨。君子之興。有來有承。隱德之積。久而有徵。尙書制作。秩秩在廷。孝靖式穀。退若弗勝。誰云弗勝。公以文起。有祿有年。與父終始。棲鸞之鄉。公孫之里。何以表公。貞石有紀。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虞集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河南安撫使。旣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學。公嘗從紫陽楊煥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潛邸。郝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眞揚閒。宋亡。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郎。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公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卽位。名在宿衛。與故御史中丞劉公宣爲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己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爲國家畜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藉。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意。力足

使侍中貴人。掇解事得寢。他日以爲宣德鐵冶弗治。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爲同知。卽以所閱課額數萬緡。爲長卿罪。下吏卽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官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爲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爲書爲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恥之。閒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而貧不能起。此風厲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爲書藏之。不以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爲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爲悔。又慕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廿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彊吏以任事。公雖閒居。猶被迫遣。治徽廣德之會。當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切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國不辭。吾去而他使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爲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增之。亦不爲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爲樂。自號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原。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子男四。從龍。中憲大夫同僉太禧宗禋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省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邢師雍。其三。人天。孫男某某。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脩經世大典。訪問遺軼。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官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貴贈某官。夫人封某郡君。於法得立碑。

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忘身。公以從子。泣血愼德。豈曰避仇。實瘳蝨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爲國材賢。綽有令譽。維洛泱泱。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皇明柱國平西侯追封黔寧王諡昭靖沐公神道碑王景

皇明以神武定四方。混一區宇。懋德禋祀。東漸西被。罔有內外。時則有若貔虎之士。翊運之臣。迅掃爬梳。用能咸和天休。以集大命。草昧之初。各奏爾功。歸於有德也。至於內託肺腑。而建丕績者。則成於天地涵育之功也。是以一舉而開閩關。大業闢矣。再奮而運斗樞。大政立矣。三厲而西略。自西徂南。大統一矣。翊亮之功。昭茲甚明。此皇上之所以始終垂眷。大有造於黔寧也。王諱英。字某。姓沐氏。鳳陽定遠人。元季天下難作。王在童稚。喪所怙。鞠於母氏。母又故。時皇上龍飛鳳陽。往拜於門。上奇而育之。賜國姓。旣長。機敏過人。數從征伐。終日侍側。無戲色。亦無怠容。弘量孝恭。出於天性。上益奇之。滋欲試以事。壬寅。授帳前都尉。出鎮鎮江。焯有聲績。甲辰。除廣武衛親軍指揮使。軍府肅然。尋加昭勇大將軍。廣武衛指揮使。軍府益律。戊申。春正月。上卽皇帝位。改元洪武。旣定鼎。命王從征福建。擒元平章陳友定。三月。復王姓。鎮建寧。三郡三年。陞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四年。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時天下兵樞交鑿。治出聲生。稱上意旨。中宮猶屬望焉。九年。乘傳繇陝右。抵熙和。布德澤。康遠人。事有不便。更張以聞。明年。副寧河王總大兵。征蕃部。西渡黃河。略川藏。耀兵崑崙。轉戰千里。俘虜萬計。班師論功。封西平侯。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

臣階仍舊榮祿大夫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賜鐵券又明年八月拜征西將軍將兵征西蕃降元萬戶乞失加三副使舒朶兒只阿烏都兒人卒二萬雜畜二十餘萬是行平朶甘納鄰七站地數千里十三年以陝西兵征和林元國公脫火赤等略以集乃渡黃河回賀蘭涉流沙偵騎報去穹廬五十里王分爲四翼自以驍勇衝其中堅銜枚夜薄其營生擒脫火赤知院愛足全部皆降明年領軍從大將軍出古北口襲公主山長寨平四郡過驢駒河虜知院李宣還京副征南將軍統兵征雲南繇辰沅出羅鬼攻普定下之攻普安又下之轉戰而前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以司徒平章達理麻軍曲靖會大霧咫尺不辨壓白石江兩軍相望征南欲濟王曰我軍遠來利在速戰然衆未集不若以計破之乃陳兵佯若渡者遣奇兵從上流濟草山出其陣後爲疑兵元軍見之陣動王麾軍泅水渡元軍亦卻陳我師旣成列鎧仗鮮明彼皆奪氣遂大戰自旦至晡蹀血震蕩王縱鐵騎撞之出而復入生擒達理麻於淖元兵遂大潰僵尸相屬乘勝蹙之勢若拉朽梁王棄城走死之收其金寶撫乂其民列衛布守諸郡皆納款惟大理不下王率兵攻之段世據龍尾關關險王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黎明王策馬亂流攻關關不守至城前後受敵擒世拔其城會川永昌皆平間使下車里下緬不浹十辰雲南底平夏王與征南分兵東平烏蠻餘寇諸部謂王師東下復叛虜兵二十餘萬圍雲南四十餘日王以鐵師萬人馳救之虜聞拔營夜遁時曲靖永昌皆失守王次第復平之事聞詔征南班師王留鎮焉二十一年春平摩沙勒斬首千餘級三月思綸發以三十萬寇定邊東川廣西往往遙應之王率軍三萬禦之期日合戰至期分軍爲三蠻以象乘高撞我右軍右軍少卻王下令曰卻者斬左軍與之鏖中軍右軍夾攻之聲震山谷蠻酋刀斯郎斃於象

蠻師大奔。斬首無算。俘萬餘人。盡獲其軍實。思綸發。遂降。秋七月。東川平。冬十月。廣西平。誅者半矣。又俘五千餘人。明年平越叛。阿資冬朝京師。賜宴奉天殿。賜金銀楮幣繒綵以萬計。尋還鎮。上慰曰。爾在雲南。朕無南顧憂。二十四年。阿資復叛。王親擊之。阿資僅免。有詔命王還鎮。以僉都督何某爲平羌將軍。代統其兵討之。阿資來降。秋。遣使招八伯。八伯來貢。八月。錫土田。明年夏六月某日。王立廳事。忽仆於地。侍者扶入曰。我中風不能起。受皇上厚恩。不能報矣。遂薨。時年四十又八。軍民罷市巷哭。訃聞。上哭之慟。輟朝制文。遣禮部往祭。命其子椿以喪歸葬。發軍護送。所至百司祭於道。十月戊午。王喪至自雲南。上遣中使往祭。明日。追封黔寧王。諡昭靖。賜葬於江寧長泰鄉觀音山。時某年某月某日也。敕百官郊送。比葬。上諭祭者三。皇太孫親王遣祭者再。部府諸司祭者一。曾祖考某。祖考某。父某。並追封黔寧王。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並追封黔寧王夫人。明年。塑像功臣廟。敕太常祀以太牢。凡葬資皆給所司。不煩其家。雲南民夷請立廟。守臣以聞。制曰。可。初。娶馮氏。故追封潁國公國用之女。先王卒。追封黔寧王夫人。再娶耿氏。故贈長興侯某之女子。男五人。曰椿。馮夫人出也。上賜以名。由後軍都督僉事。襲爵西平侯。今鎮雲南。孝友忠勤。民夷悅附。以兵梟越叛。阿資威震諸夷。可謂能繼王之志矣。曰某。耿夫人出也。僉後軍都督府事。曰昌。曰景。曰昂。側室出也。女四人。孫女二人。夫天地之道。尚孝而右忠。帝王之政。褒德而顯功。王在鎮之二年。中宮王后薨。水漿不入口三日。斬衰哀臨。終喪三年。皇太子薨。喪毀逾禮。因以成疾。孝足稱矣。初蒞督府。以大學有正心之要。綱目得春秋之旨。太極圖明天人之道。出師陳情表。著忠孝之實。終身披誦不輟。家事治而事上必本於忠勤。在鎮之日。侍衛不過數十人。德可徵矣。其馭軍也。敵攻無堅。城守必飭。

從征討則效忠獻謀。搴旗斬將。及爲戎首。則神機橫發。出奇制勝。功出漏刻。有古良將風。功可尙矣。其爲理也。弘毅寬裕。招納賢士。長駕遠馭。恩威兼下。墾田至五十七萬畝。而軍實充。連歲用師。小大戰至數十餘。而軍士豫附。忠可見矣。嗟乎。忠孝昭於身。天下仰其光。功德著於時。天下被其澤。王之事上。有子道焉。有臣道焉。上之撫王。有君道焉。有父道焉。非他人之爲君臣者並也。其生榮死哀宜矣。銘曰。聖皇啓運。受命自天。王氣浮淮。有開必先。暨暨將臣。天挺神武。鼓盪風雲。闔闢寰宇。五神闡珍。挺生異人。依光日月。下上星辰。風雲景從。發迹海邦。遂荒其區。遂搃其吭。沈沈樞府。我寵居之。秩秩皇猷。我儀圖之。載敷恩澤。西涉渭源。載敷國威。西上崑崙。賀蘭之墟。流沙之阻。兵不頓刃。霆驅星听。茫茫井絡。氣交神州。載清載夷。投鞭斷流。式遏王誅。自爾南夷。日月出矣。燭火何施。天兵一麾。仆山摧壑。封其鯨鯢。以示大僇。額額其城。大纛高牙。萬方攸同。六合一家。布德施威。一紀是釐。習爽闇昧。莫不惠來。皇帝曰咨。予嘉乃績。黃金大帶。龜判琮璧。鈞天無人。陟帝左右。帝曰嘻哉。朕心曷究。追王黔寧。錫兆京畿。以享以祀。以介繁禧。推尊王爵。上及三世。澤逮漏泉。無幽不屆。子孫繩繩。世有封爵。允忠允孝。以永天祿。觀山之原。神道有門。刻銘貞石。以勒殊勳。

少保戶部尙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諡忠靖夏公神道碑銘

楊士奇

公姓夏氏。諱原吉。字維喆。其先家於饒州。曾祖復。祖希政。元末爲湖廣行省都事。兵亂死之。考時敏。爲湘陰縣儒學教諭。遂家湘陰。公自幼端厚好學。年十三。教諭公沒。益知自勵。母夫人廖。守節教子。公終父喪。卽出教里塾。取束脩以資養。而率其二弟恭侍。婉愉得母夫人歡心。出入鄉閭。其長老皆忘年賓。禮之時。

已負鉅人度。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共擊之。詈之曰。汝小人不知鄉有君子耶。有鬼物白晝附人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公往觀。卒無所言。他日復有言。或問之故。曰。夏公端人。吾不可以近。公一無所動心。洪武庚午歲。以詩經選鄉貢入太學。遂擢戶部四川司主事。授承直郎。進承德郎。曹務叢脞。凡倉庾府帑之出入。簡牘之著。悉有條理。同官後至。於事有未通者。咸以質公。日環左右。公雖紛冗。必爲之盡心。蓋人人德公如師。陞戶部右侍郎。授嘉議大夫。巡撫福建。所過郡邑。考察吏治。咨訪民隱。公明寬大。人咸悅服。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轉左侍郎。逾月。陞戶部尙書。授資善大夫。永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兵民十數萬。疏決壅滯。自松江黃浦東北。以達於海。水患乃息。而撫恤曲當。人不言勞。又撫綏其飢民。奏發廩三十餘萬石賑之。散給有方。民賴以濟。進資政大夫。初建北京。採宮殿材於東南。命公自南京抵北京。督視運送。給以錦衣衛官校。且命有不率命。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備矜恤之意。人人效用。太祖巡狩北京。公預扈從。命兼行在禮部都察院事。歲餘。車駕親征西虜。今上以皇嫡長孫留守北京。命公輔導庶事。修舉京師。肅然。太宗還。良喜。賜公鈔千緡。綵幣四表裏。羊酒鞍馬。自是屢奉命侍。今上有司奏公與吏部尙書蹇公。歷官九載。皆賜敕嘉獎。有淳良篤實。如古名臣之諭。太宗親宴之別殿。無幾。賜誥命。追封祖考。皆爲資政大夫。戶部尙書。祖妣爲夫人。封母爲太夫人。重修太祖皇帝實錄。命公監修。書成。賜鈔。織金文綺表裏。北京宮殿成。奉敕召仁宗皇帝及今上於南京。二聖喜。公至。賜宴勞。及鈔白金鞍馬。西虜復犯邊。太宗皇帝將親征。公言。今邊儲不足。請遣將。無煩六師。忤旨。罷官。仁宗皇帝嗣位。卽日復公。戶部尙書。公以母喪未終辭。仁宗曰。國家不幸有大事。正朕與卿等協心比力之時。如卿以親喪辭。則朕

亦未當在此。公乃不敢復言。遂加少保。仍兼戶部尚書。賜玉帶。今上正位東宮。加公兼太子少傅。少保尚書二職如故。賜誥命。追封曾祖祖考皆爲榮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少傅。戶部尚書。曾祖妣祖妣皆一品夫人。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且諭公曰。朕有過舉。卿但具奏來。以此識之。朕不難於從善。賜鈔萬緡。御用米二十石。胡椒二百斤。公感知遇之厚。鞠躬小心。靡或不盡。修太宗皇帝實錄。命公監修。仁宗皇帝崩時。今上監國南京。至則喪禮及卽位之儀皆具。皆公一人所預定。上旣嗣大位。公以舊輔。尤重倚注。公孜孜惟謹。寵賚日盛。修仁宗皇帝實錄。仍爲監修。庶人高煦反。上親率六師擒之。公預扈從。還賜白金文綺等物甚厚。賜銀圖書一。其文曰含弘貞靜。蓋褒公之德云。明年扈從巡邊。旣還。上念少師蹇公及公等四人者。皆春秋高。欲優逸之。賜敕嘉勞。命輟職務。而仍其祿。朝夕侍上。備顧問謀議。而恩遇益厚。兩朝實錄成。賜白金織金羅衣文綺表裏鞍馬。賜宴。明日入謝。莫歸第。得疾。遂薨。宣德五年正月二十七日也。壽六十有五歲。上聞訃震悼。遣禮部尚書胡濙賜祭。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師。賜諡忠靖。賻鈔萬緡。敕有司營喪葬。官其子璫爲尚寶司丞。仍復其家。朝臣自公侯貴戚。下至郎曹將校。咸往弔祭。衛卒巷氓。亦有歎息。至流涕者。公天性至孝。友其弟原啓。原禮皆厚。原啓沒。愛其子如子。讀書鄉校時。教諭史九韶。雖非授業師。遇之必拜。雖貴不變。旣貴。九韶陞教國子。月恆分之祿。九韶將老。朝廷從公請。命致事。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率調給之。遇士之貧者。振之。有顛躓失所者。援之。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接人溫然。處事善善長而惡惡短。襟宇澗深。閎廓不見涯涘。嘗有從隸汚公金織。賜衣。懼欲逃者。曰。汚可浣。何懼爲。有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雅量推

公第一。知者蓋比公於王子明韓稚圭之度。其在上前所言必歸仁厚。臨政必酌大體。其預宥密。雖泯然無迹。蓋有陰受其德者矣。故不問貴賤疏戚。識不識。皆知其爲善人長者。喜爲詩。四方士重公名。得其一篇一詠。藏以爲榮。公配鄭氏。有賢德。再封皆夫人。子男三。琬瑄瑾。女一。嫁虞瑀。琬與虞氏女皆先卒。公卒之三月。歸葬湘陰。其家以墓碑屬予。予與公同朝三十年。晚益親厚相知。又嘗爲予道其平生。予豈意遂志公之墓耶。銘曰。

泝夏厥初。以國爲氏。衍於會稽。縣縣厥系。太末之邑。後來徙居。暨唐中和。復徙於番。懿夏之世。逢掖其服。詩書有承。德善有續。轉鄂而潭。自公祖考。積厚必發。公奮起紹。燕歌鹿鳴。來與計偕。官任其賢。政用其才。繇司徒屬。暨掌邦教。寅恭小心。寬仁允蹈。參決大議。游任重負。不亟不徐。雍容雅度。如彼喬嶽。巖焉弗移。其氣默運。澤潤良多。祇事列聖。旣四十載。夷險一道。其烏几几。國有老成。堂有柱石。胡不愍遺。當宁興惻。旣榮且哀。隆隆寵光。於乎忠靖。沒世不忘。

國家圖書館



001671898



2
4

籍